

乳香岡

蒋貽疾弟兄见证

(1918-1973)

乳香岡

蔣貽疾弟兄見證

中國大陸聖徒見證事工部出版、發行

需要本書請洽

中國大陸聖徒見證事工部
CCTM (Chinese Christian Testimony Ministry)

郵寄信箱: P.O. Box 292, Alhambra, CA 91802 U.S.A.

辦公室電話/傳真: Tel/Fax: (626) 281-2323

電郵: Email: cctmusa@sbcglobal.net

網址: Website: cctmweb.net

序言

“殉道者的血，就是福音的種籽。”這是福音發展的歷史可以證明的。

主的福音當前在中國這樣的復興，與幾十年來為主殉道、為主受苦的無數聖徒們的見證，不是沒有關係的。歷史證明，何處聖徒受迫害愈重，何處福音就特別興旺。中國大陸舟山群島一帶福音的復興，就是一極為生動的見證。

《沒藥山》的主角及其同工所受的苦、所流的淚及所流的血，給那些島嶼帶來了生命的活力，以致教會出現今天的興旺景象。

這本《乳香崗》所介紹的，就是海島一位為主受苦至終殉道的主僕人蔣貽慶老弟兄和他家庭為主道受迫害的歷程。他是胡振慶老伯的親密同工；在那浩劫的年代，他們是十架道路上的良好同伴。爲了信仰，爲了福音，爲了基督，寧願受苦犧牲，也不把自己的性命看爲寶貴，就這樣踏著血跡回天家去了！而他們的血跡，卻留下了福音的生命種籽，直到今天，果然結出了豐碩的籽粒(約 12:24)。

祈求神使用這本見證(還有許多像這樣有美好見證的著作)給更多信徒帶來心靈的復興，也給教會帶來更

2 蔣貽慶弟兄見證

大的復興，好興起更多的福音戰士，高舉福音旗幟，儘快地把福音傳遍地極，尤其中華大地，好使被預定得永生的人(尤其同胞們)都能早日進入神的國，以促恩主耶穌早日降臨。

慕聖識於滬

2002.9.25

前言

我要往沒藥山和乳香崗去，直等到天起涼風，日影飛去的時候回來。(雅歌 4:6)

我們最親愛的主耶穌，曾甘心樂意地飲盡那苦杯。祂迫切地說：“我要往沒藥山和乳香崗去”，直到天破曉，黑影飛去，祂要回來迎娶祂美麗忠貞的新婦。

一代又一代地過去，天仍留祂，尚未歸來。在地上苦苦等候的聖徒們，爲了持守對他們良人的忠貞，也一位位地走上了往沒藥山和乳香崗去的道路，一去再沒有回頭。

他們的道路雖然艱難，卻沒有怨聲；他們身上所負的軛雖然沉重，卻靠主力上加力；有時也許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彼前 1:6)，但一想到天城的榮耀，就能仰天歌唱；有時四面受敵，被壓太重，力不能勝，陷於死地，卻因基督復活的大能，仍舊活著，並在各樣的大爭戰中，把福音的種籽四處散播。

有許多人已經打完了那當打的仗，守住了所信的真道，跑完了十字架血淚的路程(提後 4:7)。他們已經安息，進入榮耀，得了主無限的安慰與賞賜。

4 蔣貽慶弟兄見證

本書的主人公與他的一家，正是在十字架的火煉之中流露出了基督復活生命的馨香。

禱告：

配受永遠敬拜、頌讚的天父，願祢的名得榮耀！因為祢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預定我們得祢兒子的名分。祢不但救贖了我們，還要帶我們進祢那不可測度的榮耀裏去。

主啊，我們讚美祢！求祢祝福這本書，使它發出基督復活的香氣來，使祢的名得榮耀。求你祝福它的每一位讀者，使他們因遇見榮耀的主耶穌而得拯救、蒙恩典、被復興。

願天地間一切的榮耀、頌讚都歸給祢！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阿們。

1

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啓示錄 14:13)

主後 1973 年，主僕蔣貽慶弟兄在獄中為主殉道，此後一直無處掩埋屍骨，二十多年孤單棲於荒山之中，僅有一棵青松、一塊長石爲證。

直到主後 2001 年臘月 23 日，才有幾位弟兄一同將主僕的骨灰從荒山移到立墓之處。他們站在墓旁，豎起嶄新的墓碑。他們中有外埠來的長輩，有鎮海、普陀的肢體，有神僕人的兒孫，還有幾位青年。四圍青山肅立，注視著這位一生血淚斑斑、奔跑十架路程的神的孩子進入安息；島外凜冽的海風吹過，仿佛一再講述許多感人肺腑的悲壯往事。

神的僕人雖然已經永遠進入他的安息，卸下了在世所有的勞苦，但那殉道之血所澆灌出來的生命的種籽，卻不斷發芽、滋長不止，“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這果效的價值要一直到永世裏才能完全爲人所認識，正像墓碑上刻著的一句詩歌所說：“當念果實未生時，就有麥種死在先。”

現在，我們就要順著蔣貽慶弟兄爲主所結的累累果實，回溯到他生前與主同行的歷程中去。

2

司提反說：“諸位父兄請聽！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在米所波大米還未住哈蘭的時候，榮耀的神向他顯現，對他說：‘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使徒行傳 7:2-3）

蔣貽慶出生在一個不信主的家庭，父親與母親都是拜偶像的。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薰陶下，他從年輕時起就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佛教徒。他要得到心靈的平安、來世的超度，就下工夫。每到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總是要吃素的（據說這樣做是爲了將來可以上西天極樂世界）。

那時他雖然信佛，卻是蝦峙島上的風流人物，能說會道，上層下層都吃得開。後來，他與陳梅蘭女士結婚——就是後來與他一生同行十架窄路的姐妹。不幸的是，他們婚後生的孩子，一直無法養成。雖然蔣貽慶愈發熱心虔誠地膜拜偶像，仍是無濟於事。

他婚後一直到外面浪蕩。他常常擔著銅匠擔子出去幾天，然後把掙來的錢買各種食物，把他的親朋好友都叫來吃喝快樂。吃喝完了，他就再出去，從來不爲家裏打算如何度日。

然而，神早已在母腹中揀選了他作自己的器皿，要藉著這個器皿把神的大能傳與後代。到了時候滿足的日子，神就將他從迦勒底的吾珥——大河那邊事奉偶像之地召了出來。

30 歲的那年，蔣貽慶來到六橫島作船槳工。他的師傅王阿根正是島上教會的一位負責弟兄。一天中午，他被師傅帶到家中吃飯，正巧碰上吃素的日子。

王師母對他說：“小蔣，今天我奉耶穌的名，給你開葷。”

“耶穌？這是洋教啊！”

“耶穌是救人靈魂的真神。你從今以後不要再拜那些假神了。”

那一天，蔣貽慶在王師傅家開了葷並接受了主耶穌。他找到了在佛教裏從未得到過的喜樂與平安，從此立志要跟隨主耶穌。

不久，在小沙鋪一次由寧波江斌橋的郭傳誠姑娘主領的奮興會上，蔣貽慶經歷了重生的恩典。他得著了主的生命，回到家中，心因喜樂滿溢似要破碎一般。他抬出家中好幾箱的錫箔紙錢，都丟在火中焚燒，又砍掉過去珍藏的偶像。看著這些用自己在大海汪洋的風浪中打魚所攢的辛苦錢買來的紙箔在火中化爲灰燼，他的心中卻是喜樂滿溢。

自從信主之後，家裡的境況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家中的一切物品無論放在何處，都不受損害，連隔壁鄰居都感到驚奇。

弟弟看到哥哥家中的變化，也接受了福音。神在他身上也彰顯了大能。後來他曾親口告訴蔣貽慶弟兄的兒子蔣世光一件事：

1958 年的一天，他在嵎泗捕魚時(當時只有搖櫓的木帆船)，因風浪太大，他站立不穩，掉入海裡。

8 蔣貽慶弟兄見證

他不會游泳，並且又患有氣管炎，危急之中向主禱告，求主救他。頓時，他感到腳下似乎有一雙手托著他，使他不致下沉。船上的人奮力搖櫓，可是風浪很大，船無法靠近。他在水中飄浮有一個多小時，最後才被救上船。

多年後，逼迫臨到蔣世光弟兄。他叔叔(蔣貽慶弟弟)看到世光被大會批鬥、挨打，暗暗流淚。他深夜到侄兒家勸說，讓世光在眾人面前承認一下，說不再信耶穌了，可以免受這些痛苦。他勸道：“你母親這麼大年紀了。假如他們把你送去北大荒，她怎麼辦？你只要心裡信主就可以了。”

但世光弟兄卻以神的話回答叔叔說：“凡在人面前認我 [耶穌] 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認他；在人面前不認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認他” (路 12:8-9; 可 8:38)。

蔣貽慶的母親是鄰村戚家的姑姑。當他接受主耶穌作他個人的救主的時候，他母家的親戚百般反對，說是破了他們的門族家風。所有戚家的人，見了他就大罵不絕；有時碰到他，甚至用扁擔和竹棍追著打他。但初信的他心中非常喜樂，算是配為主名受辱。

以法蓮[必說]：“我與偶像還有什麼關涉呢？”我[耶和華]回答他，也必顧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樹，你的果子從我而得。” (何西阿書 14:8)

3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約翰壹書 3:14)

第二年，蔣貽慶在寧海的一次聚會中，蒙主的恩召。他把自己的一生誠實地奉獻給了那位為自己流血捨命的救主，願意從此為主而活。

自從寧海回來後，蔣貽慶就更熱心地傳福音、聚會。他擔著銅匠的擔子在各海島為主作見證。

這時，有一位六橫島的樂阿福弟兄來到蔣貽慶弟兄的家中居住。樂弟兄本是個上門女婿，他的丈人與丈母娘因為他信了耶穌，不再拜祖宗，也不再信他們的假神，就把他和女兒一起趕出了家門。無家可歸的夫婦倆，用豬擔一頭挑著棉被，一頭挑著孩子，淒涼地來到蝦峙島。蔣貽慶打開家門，在主的愛裏接待了患難中的肢體。

樂阿福的一家就在蔣貽慶弟兄的家中一住就是六年。

真實的愛不止是在言語和舌頭上，乃是在行爲和誠實上(約壹 3:18)。主說：“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 25:35-

10 蔣貽慶弟兄見證

36,40)。今天，有誰願意把這些作在主的身上呢？

在這美好的六年中，他們一面作工，一面讀經、禱告、傳揚福音。他們吃一鍋飯、喝一碗湯，彼此不分你我，真正體現了主耶穌的愛。

蔣貽慶作的是銅匠活計，他邊走邊傳，把福音的種籽撒遍六橫、桃花、登步、蝦峙、螞蟻、雙山、沈家門等各個島嶼。到處都有罪人悔改得救，天國的喜樂傳播四方。如經上所說：“耶和華作王，願地快樂，願眾海島歡喜”（詩 97:1）；又說：“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島和其上的居民，都當向耶和華唱新歌，從地極讚美祂”（賽 42:10）。

蔣貽慶四處走訪探望。他常常對弟兄姐妹說：“我們信主耶穌的人更要任勞任怨，效法耶穌。”

在家的時候，他們追求聖潔，並且如饑似渴地讀聖經。蔣弟兄對主的話有非常的認識，常常從主領受活潑的亮光。樂阿福沒有文化，蔣貽慶就教他學習文化，結果四年後，樂弟兄也能讀聖經，也會講道了。

樂師母回憶那段光陰時說：“他們每天讀經到半夜，不知道睡覺，就知道讀經，非常渴慕。”

主的話就是生命，就是靈（約 6:63）。主的話是黑暗中指路的明燈（詩 119:105），是困苦人心中的安慰（詩 119:50），是軟弱疲倦者的力量，又是饑渴慕義者的肥甘。主的話是聖靈手中兩刃的寶劍（弗 6:17），可以攻破黑暗權勢最堅固的營壘（林後 10:4），可以叫剛硬似鐵的心腸受感悔改。詩人說：“我看萬事盡都有限，惟有祢的命令極其寬廣。我何等愛慕祢的律法，

終日不住地思想”（詩 119:96-97）。又說：“祢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詩 119:103）。

今日凡寶貝愛主的話、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所得到的價值，遠勝於千萬的金銀（參詩 119:72）。

4

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路加福音 10:18-19）

因著在主面前忠心的事奉，蔣貽慶被寧波基督徒公會按立為佈道所的負責弟兄。神與他同在，賜給他趕鬼的恩賜。他曾奉主的名把沙蛟莊的阿菊身上的鬼趕出去。這位老姊妹今尚健在，真心敬拜神。

當時，在同島黃石村有一姓張的大伯，他的兒媳在做月子的時候被鬼附上，又打又鬧又跳，非常厲害，甚至五六個壯漢都不能制伏她。他們用繩子捆她，她就把捆繩弄斷；用鐵絲捆她，她又把鐵絲掙斷。張大伯四處求告素來所拜的菩薩也無用。他到廟裏許願說：“菩薩啊，要是你能把我兒媳的病治好，我就給您獻上兩頭豬和兩隻羊。”那鬼鬧得越發兇

12 蔣貽慶弟兄見證

了。

正在走投無路之時，有人對他說：“你現在只有去找一個信耶穌的來，也許洋教能把魔鬼制伏下去。”

“誰是信耶穌的呢？”

“聽說沙蛟有一個姓蔣的是信耶穌的。”

第二天一大早，張老伯走了二十里路來，找到了蔣貽慶，對他講述了兒媳被鬼附的苦況。

蔣貽慶與樂阿福禱告後，神說可以去，他們就與張大伯一同前往。

正如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鬼看見祂就懼怕，喊著說：“這是神的兒子！”弟兄們正走進張大伯的院子，魔鬼知道自己呆不住了，就喊說：“我呆不住了！我呆不住了！信耶穌的來了！”蔣貽慶立即奉主耶穌的名綑綁撒但，那鬼立時就出去了。他們又向圍著的眾人傳福音。外邦人看見神的大能，都不住地說：

“耶穌是真神！耶穌是活神！”

當場就有三十五、六個人信服基督。

耶穌曾對法利賽人說：“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不是因聽見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因看見聖靈和大能的明證，才使罪人俯伏回轉，歸向真神(林前 2:4)。

那天晚上，眾人正在張大伯家聚會時，仇敵又來攻擊，使那婦人大大發作。蔣貽慶再次靠主的大能趕鬼，他斥責那鬼，說：“奉耶穌的名吩咐你出去！從

今以後不許再來此家。”那鬼又立時出去了，婦人平靜下來。

接著，蔣貽慶叫張大伯除去家中所有的偶像，不再給魔鬼留地步。他們把一箱箱的紙箔都倒在火中焚燒。張大伯舉起一直珍藏著的張牙舞爪的木雕偶像，扔進熊熊火中，邊扔邊說：“菩薩，我求了你這麼多年，卻沒有平安，反害了我家。我不要你了！”

世界多有苦難，魔鬼害人深重，只有投靠在這位慈愛、大能的救主的蔭下，才有真正的安息。

如今，在救主耶穌慈手的攙扶下，張大伯與張師母已經安然渡過苦海危程，進入與主永遠同在的安息中去了。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 16:33)。

5

耶穌仍不回答，連一句話也不說，以致巡撫甚覺希奇。(馬太福音 27:14)

蔣貽慶蒙主的恩典，到處見證主，滿有聖靈的能力，直到解放。新政府成立之後，宣傳說：“現在是

14 蔣貽慶弟兄見證

新時代，不再需要耶穌了。” “信耶穌是老思想，現在有科學，有醫生。……”於是，傳講耶穌的蔣貽慶成了他們打擊的對象。1949年剛解放，他就被帶到一個小海島上圍海塘。

那一年，他的第一個男孩世光出生在家中，是神聽了他的禱告而賜下的。這個孩子一出生，就已經命定要在十字架的路上跟隨父親血跡的腳印而行。

1955年，風雨蕭殺的“肅反”運動開始，要徹底肅清一切反革命餘毒。蔣貽慶在禱告中知道自己就要離開家了。一天，他到桃花島作銅匠活(補鍋、修手電筒等小手藝)，晚上與肢體們一同交通，就住在王安興弟兄的家中。看似依然平靜，但是“時候到了，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太 26:45)。有兩個便衣跟著蔣貽慶，在島上轉了好幾天。正在過了主日的那個早上，安興弟兄的妻子還在做產月，公安人員敲開了他家的門，將蔣弟兄逮捕了。

與此同時，舟山縣公安局到蝦峙島抄家。他們除了抄出兩籬筐的屬靈書籍之外，什麼也沒有找到。抄家的人失望地說：“想不到這麼有名望的人連一塊金子、一塊銀子也沒有，只有一箱子書。”神的僕人甘心同主貧窮，只望把基督的豐富分給別人。正如保羅所說：“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林後 6:10)。他們自己金銀都沒有，只把所有的——寶貴的耶穌——到處分給流離失所、傷心無慰的罪人。

逮捕後，蔣貽慶被判刑三年。法院問他：“要不要上訴？”他平靜地回答：“不上訴，交在主的手中。”

過了幾天，有一位婦聯主任，是蔣貽慶的親戚，急於在新政府面前立功，就收集、整理材料，來到杭州市中級法院，要求給蔣貽慶加刑。

於是，由於“判刑太輕，群眾憤怒，呼聲很”，蔣貽慶又被加刑二年，共判五年。

根據政府規定，判刑五年以下，留在本省服刑勞改；判刑五年與五年以上，就要遣送到邊遠荒涼的內蒙古服刑。法院再次問他：“你要不要上訴？”

他還是平靜地說：“不上訴，交在主的手中。”

他效法了替他受無理審判的救主——祂就是這樣一言不答——只把自己的靈魂身體全然交托給那信實的造化之主(彼前 4:19)。

法院在給蔣貽慶的判決書上寫了三條罪名：

第一：不參加“三自”運動¹，抗拒政府政策；

第二，窩藏土匪；

第三，利用宗教，把人禱告死了。

關於第一條罪狀，無須解釋。

第二條罪狀倒確實有一個故事背景。當時國民黨軍隊追捕中共地下黨員錢某某。他從郭巨鎮逃到蝦峙

¹ 不肯參加“三自”的原因：“三自”即中國基督教三自革命委員會所領導的基督徒團體。他們違背聖經教訓，不以基督為教會的元首，也不以聖經為生活、事奉的準則。他們無原則地接受不信神、反對神的人(在信仰方面的)領導。許多敬虔的聖徒因此受逼迫。

16 蔣貽慶弟兄見證

島，就藏在蔣貽慶家中的閣樓裏七天。國民黨搜不到人，就順手搶走了弟兄家中的一頭豬。那時，樂阿福也仍住在他家，二人當晚就把錢某某送上小船渡到桃花島去了。

此刻，當蔣貽慶被判刑的時候，那位錢某某已是中共東海艦隊司令員。他知道這件事後，親筆寫信，蓋上公章，要求地方政府對蔣貽慶因功特赦。但是蔣師母不識字，把那封信藏了起來，直到一個月後，才被來訪的姐夫發現，而這時蔣弟兄已經被押送到了內蒙古的荒原服刑。

感謝神！原來祂調度萬有，爲要成全祂美善的旨意，使祂的兒女可以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同有份(啓 1:9)。

審判蔣貽慶的國家工作人員對他說：“這第二條不算你的罪。如果真是土匪，早就把你槍決了。”

至於第三條，其實是有一位姓袁的鄰居，生了必死的病。由於病情惡化，醫生無力拯救，他妻子就請蔣貽慶爲她丈夫禱告，而他後來仍然離開了世界。

當蔣貽慶被押送到內蒙古去時，有許多犯人一同坐在運送貨物的悶罐車裏。當火車開出山海關時，關外一派荒涼景色，車內哭聲一片，其情其景極其淒涼。

但蔣貽慶那時很喜樂，爲基督而作囚犯，無論到哪裏，都有屬靈的平安。他還安慰在一起的同胞。

到了內蒙古，吃的食物都是玉米窩窩頭、高粱小米等粗糧，他的身體受了極大的痛苦。

6

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人不住地對我說：“你的神在哪裏呢？”(詩篇 42:3)

蔣貽慶被捕後不幾天，他的同工樂阿福弟兄一天正在家中餵才出生的兒子，公安人員突然闖進他家，把他雙手銬上，帶到公安局。

蔣貽慶被捕判刑時，妻子陳梅蘭只有 34 歲，還有一個七歲的兒子和一個三歲的女兒。每天晚上都有人在他家門外站崗窺探。婦聯主任不許陳梅蘭哭，說哭就是同情反革命。於是，她只能暗暗地流淚。陳梅蘭沒有文化，也不會給丈夫寫信。每當家家戶戶團圓過年的時候，她就關上門，把孩子們抱在懷裏，大哭一場。

蔣貽慶被捕後，留下的重擔就由妻子陳梅蘭女士一人獨當。一個脆弱的女子要挑起家庭的重擔，又要忍受環境的逼迫，在婦女隊裏干農活時也受到各種的虐待。她有許多經歷的苦楚不肯對兒女述說，恐怕他們擔當不起。

家庭生活的重擔壓在她軟弱的肩上。那時正逢大躍進運動，白天集體勞動，晚上一起開會。開會時，陳梅蘭因為是“反革命老婆”，所以也常常受羞辱。她白天在大食堂燒飯，好的都給別人先吃，只剩下鍋

巴與湯。家裏沒有一分錢，連鹽也買不起。一天，她在路上撿到三元錢的鈔票，才買了一點鹽和火油。家庭沒有任何經濟的來源，只有靠姐姐照顧一點，艱難地活著。

她家沒有分到山地，所以連柴也沒有地方砍。幸虧有一位有愛心的老姊妹，讓出自己家的半邊山地來，讓她砍柴割草。陳梅蘭趁婦女隊休息的時間，就抱著女兒，帶著兒子上山砍柴。砍完後，她先把柴挑下山，再上山抱女兒、帶兒子下山。有一回，她挑著一捆柴下山，一直從半山腰滾到山溝裏。她從地上爬起來，拍拍塵土，摟摟頭髮，又上去，娘仨相抱而哭。先前丈夫在家的時候，陳梅蘭從來沒有上過山。

當世光九歲那年，蔣貽慶來信，叫孩子的叔叔幫助世光去讀書，因為沒有文化是不行的。於是，叔叔爲他付了三元錢，使他可以去讀書。

在這些艱難的日子裏，陳梅蘭一直在暗暗地禱告主。只有這位“孤兒”的父親、“寡婦”的伸冤者，在暗中察看她一切的苦情，把她的眼淚都藏在祂的皮袋裏(詩 67:5,56:8)。

當時，房子後面有一口小井，深約 2 米。那年島上遭旱災，附近幾家村民的井乾了，就到這口井打水。很快，這口井的水也乾了，陳梅蘭只好在下半夜下到井裡去，從井底舀水。有一次，她半夜下去舀水，坐在井裡的一塊石頭上。上面盤著一條茶杯口粗的大蛇，她並未察覺，竟坐在蛇的身上！直到把水桶裝滿，自己先爬上井口，在煤油燈下去提水桶時，才

看見那條大蛇。

這真是應驗了神的話：“你撇下孤兒，我必保全他們的命，你的寡婦可以依靠我”（詩 91:13; 耶 49:11）。

7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篇 46:1）

蔣貽慶被遠遠地解送到了內蒙古保安沼，同去的還有鎮海的胡振慶弟兄。

蔣貽慶一到保安沼農場，就遭到同獄犯人的欺負。每天吃飯時，先由老犯人吃，吃剩下的零碎才給他。因此，他常常只有半飽，有時還挨餓。

當時勞改營食堂裡管理伙食的人貪污剋扣，眾人怨聲很大。三、四個月之後被查出，於是獄方讓犯人們重新選一個管理伙食的。結果眾人都推選蔣貽慶弟兄。

蔣貽慶對領導和眾人說：“我是一名基督徒，知道按規定辦事。”犯人的伙食很快地得到改善，每星期都有一次加餐。有時飯菜少了，他總是最後一個吃剩的。因著他的美好行爲，犯人中多人信了主。後來就開始有了聚會；其他犯人也未去向上匯報。

一次，隊裡殺了一頭豬。隊長要來撈一把，蔣弟兄不怕得罪他，對他說：“你是隊長，可以拿。但我

是食堂管理員，要記上賬。”

每天晚上，勞動一天的犯人們還要政治學習，“洗腦”。並且他們在會上互相揭發，彼此檢舉。每當這時，他就默默不語，內心對主說：“人心竟黑暗、墮落到了這種地步！”因為蔣貽慶不肯檢舉揭發別人，監獄領導就說他頑固思想，做老好人，不肯放下他的宗教迷信，是深受洋教的精神鴉片毒害。

在那種情況下真是難做人，但他並沒有忘記主所託付的福音使命，暗地裏向那些犯人傳福音，也真有人接受耶穌作他們個人的救主。他堅持在監獄裏傳福音、禱告、暗暗地聚會。²

東北嚴寒的風雪，使他骨頭關節都被凍傷，患上了風濕性疾病。每到下半年天寒地凍的時候，疾病發作，他就把白酒燒熱後倒在膝蓋上擦。

大約在每年五、六月份時，松花江上的冰層開始融化，滾滾江水傾瀉而下，漲過遼闊的平原。保安沼的河也漲滿了水與冰。那時沒有機器，就叫犯人下河推冰。許多人一下到水流湍急、冰冷刺骨的河裏，就被浪沖倒不再起來，死得非常淒慘。在岸上的犯人看見了，寧可被打死，也不敢下去。

但是蔣貽慶走下河，從早到晚站在冰河中推冰，

² 莫說在監獄，就是在勞改農場傳福音、領人歸主，政府視為一種“反改造行爲”即“反革命行爲”。如果被查到，重則加刑，輕則批鬥、檢討。

但是仍有聖徒爲了遵守主道、挽救罪人，暗中冒險傳福音。這需要主特別的恩典，需要智慧、機會、勇氣，準備付上代價；同時，在生活上美好的見證。

並沒有倒下去。犯人們看得吃驚，都喊說：“這個人是鐵人！”

他上岸後，監獄的領導也佩服地說：“有功勞！有功勞！”

蔣貽慶後來向弟兄姊妹交通那次的經歷時說：“真是神特別的恩典。當時河裏暖暖和和的，也不覺得冷。”

是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又是我們的藏身之處。祂必保佑專心投靠祂的人脫離苦難，以得救的樂歌四面環繞他們(詩 32:7)。

後來，蔣貽慶被調到呼和浩特新鋼鋼鐵廠作技術工。

蔣貽慶天生聰穎過人，幼年只讀了三年私塾，十四歲時就到六橫島從師，從放牛、挑水、為師娘抱孩子開始，學得了一手好銅匠手藝。他還會打製各種工具，各種金銀飾物，其手藝精湛堪誇，足顯心中智慧。

在鋼鐵廠工作時，神賜給他過人的智慧，不但自學了具有大專水平的機械製圖書，還考取了七級板金工。

當時要得到七級板金工的資格，國家考核規定，必須用 5 厘米厚的鐵板打出兩個半空心的五角星，把水夾在中間而不能漏出來。

不但如此，他還在心中熟記了煉製各種型號鋼材的配方，能夠將鐵煉成不同的鋼材。他與幾位師傅一起，參照日本的圖紙，研製生產出第一架由中國自己

22 蔣貽慶弟兄見證

製造的紡織機。完工後，劉少奇（1898-1969,前國家主席，為中國主要領導人之一）曾親自前往參觀。

蔣貽慶在鋼鐵廠裏並沒有停止傳福音，他處處以自己的好行為讓人們看到基督徒的處事為人，正如主耶穌所教導門徒們要在世上作鹽作光(太 5:13-16)。一次，廠長讓蔣貽慶用白鐵皮打一隻小水桶(當時只有井水)。打完之後，他交給廠長，並問了一句說：“廠長，我能不能也為自己家打一隻？我家一直沒有水桶。”廠長聽後驚訝地說：“蔣師傅，材料、工具都在你的手裡，你竟然還要向我申請！當然可以啦！”(當時在中國，近水樓台先得月是理所當然的事。)至今蔣世光弟兄家仍保存著這只水桶。

他處處把生命的種籽播撒。直到 1959 年³，他得到了特赦，正好刑滿三年。神不許可，仇人所加上的一年刑期就未能落到他身上。

神是公義、可敬畏的。那個組織材料陷害、告發他、給他加刑的人，結局卻很悲慘。她生下兩個女兒，都是有目無光，不能看見；她自己也在 42 歲那年生暴病而死。

神並非不施行公義；祂的審判超過世人的眼見(詩 10:5)。聖經說：“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惟有行惡的人，主向他們變臉”(彼前 3:12)。因為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祂的人周圍安營，搭救他們”(詩 34:7)；“與耶和華爭競的，必被打碎”(撒下 2:10)。

³ 1959 年是建國十週年，實行特赦。

1960年，蔣貽慶本可以回家，但廠裏需要他的技術，不能放他回浙江家鄉，就將他全家都遷到了內蒙古⁴。在呼和浩特火車站，小世光問母親：“誰是我的爸爸呢？”這位神忠心的僕人抱著自己多年不見的孩子，淚流滿面，熱淚滴在兒子的臉上……。

他們全家終於在神的恩典裏團圓了。

當地以玉米、高粱等雜糧爲主食。妻兒們從南方來，連怎麼用這些東西做飯都不會；家裡每天只能吃玉米糊了。糧食定量⁵又少得可憐，蔣弟兄總是先讓孩子們吃飽，自己常常挨餓。他的力量完全來自於向神的禱告，每天跪在火炕邊上禱告。

蔣貽慶找到了當地的教會，與肢體們一同交通、事奉，並在家裏有了聚會。哦，基督復活的生命是死亡不能拘禁的！（徒 2:24）

8

我對王說：“愿王万歲！我列祖墳墓所在的那城荒涼，城門被火焚燒，我豈能面無愁容嗎？”王問我

⁴ 從浙江沿海島嶼搬遷到北方大陸內蒙古，氣候不同、水土不服，人地生疏，因此離鄉背井，實在是不得已的。加上作爲“勞改釋放分子”家屬子女，處處低人一頭。若不是有父神看顧，此中困苦、壓制，實在是筆墨難以形容。

⁵ 當時糧食(稻子、小麥和雜糧的統稱)實行按人口實際需要(年齡、工種)酌情定量供應，有關部門印發糧票，居民用戶口簿領取。

24 蔣貽慶弟兄見證

說：“你要求什麼？”於是我默禱天上的神。我對王說：“僕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歡，求王差遣我往猶大，到我列祖墳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尼希米記 2:3-5)

1960年，蔣貽慶與家人在神的恩典中團圓了。他聽妻子講述離別幾年中辛酸痛苦的歷程，並問到海島教會的情況。她講到了舟山各海島教會的情景一片淒涼，沒有聚會的地方；又談到弟兄姐妹在無神政治的壓迫下，愛主的心漸漸冷落，主的小羊在各山岡上流離，仿佛當年尼希米在書珊城中聽見故鄉傳來的消息：“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人在猶大省遭大難，受凌辱；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尼 1:3)。

蔣貽慶聽見後，心酸流淚，坐下哭泣。他從此一直在主面前為各海島神的兒女懇切禱告，靈裏負擔十分沉重。正如詩歌所唱：

多少年淒風苦雨，多少次狂風暴雨；
風雨裏不見了神家的院宇，
祭壇上撒下了亞伯的心血。
神的葡萄樹啊！你在哪裏？
神的香柏樹啊！你在哪裏？
你在哪裏？你在哪裏？

一聲聲小羊哀憐，一個個離羊傷心，

草場上失散了耶和華羊群，
 淒風裏撒盡了憂傷的眼淚，
 羊的好牧人啊！你在哪裏？
 羊的護衛竿啊！你在哪裏？
 你在哪裏？你在哪裏？

夢裏的耶路撒冷，淚裏的耶路撒冷，
 尋找你，尋你在祭壇的火中；
 尋找你，尋你在十字架的釘洞。
 走出流淚谷啊！還有幾程？
 走向天上家啊！還有幾程？
 還有幾程？還有幾程？！”

直到 1962 年，神垂聽了他的禱告，他向政府部門請假探親蒙准，從內蒙古呼和浩特回到舟山群島看望荒涼已久的教會和那眾多迷途的小羊。他滿帶著愛的淚水和聖靈的感動，回到自己的家鄉蝦峙島，走訪了幾家信徒，又聚了幾次會；然後到六橫島下庄李弟兄家彼此交通，當晚有一外邦人信主，此人至今一直虔誠相信；又到上庄方姐妹家交通，那天講到〈啟示錄〉中四活物的四張臉，滿有聖靈的恩膏，那些話直到如今仍然深刻在弟兄姐妹的心裏，清晰可聞；又由方姐妹陪同到桃花島馬利亞姐妹家，又到雙山島、螞蟻島，後到沈家門，共走訪了 20 天左右，四方撒播生命、信仰和亮光，堅固弟兄姐妹的信心。

蔣貽慶帶著牧人的心腸，在黑暗如磐的深夜，荊棘環繞的野地，尋找散落的神的羊群，一一呼喚迷失

小羊的名字，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神藉著他這一次的探望交通，使各海島的弟兄姐妹有一點甦醒，重新點燃起心中生命的亮光，正如同尼希米回歸時的情景。

這一次的走訪也成爲他後來第二次被捕的鋪墊。

9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林前 13:7-8)

正當蔣貽慶和妻子在內蒙古團圓的時候，他們本當歡喜地和睦同居，在“被擄”之地享受一些家庭的溫馨。但是神卻爲他安排了更深的十字架的功課。

在陳梅蘭到內蒙古的幾個月後，她就說丈夫犯了姦淫的罪，並一直懷疑。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原來在內蒙古，家庭婦女們都要將羊毛曬乾，用以紡線。每家每戶都在場上曬羊毛，有時起了風，會將羊毛吹到鄰居的堆上去。那一天，鄰居的婦人和陳梅蘭發生爭執，硬說自己家的羊毛吹到她家的羊毛上去了。蔣貽慶看見後，就在眾人面前說：“恐怕是有吹過來的，我們信主的人不能把它說得這麼絕對。”妻子因爲蔣貽慶不幫自己，反而幫鄰居的女子講話，就疑心他看中那婦人，認定他犯了姦淫的罪。

從此，懷疑代替了信任。每當蔣貽慶去鋼鐵廠上

夜班，陳梅蘭就自己悄悄跟去盯梢，看他究竟是去上班，還是去和別的女子犯罪。直到有一次夜裏，她正趴在勞改工廠的後窗往裏窺探，突然崗哨的探照燈雪亮地照住她，並傳來可怕的呵斥聲：“什麼人？”崗哨還以為是企圖逃跑的犯人，或是來破壞工廠的，看見她是個女人才沒有開槍。那以後，她才不敢自己盯梢，改由兒子去盯梢。

蔣貽慶備受煎熬，就想了個辦法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故意不剃鬍子，一直養到四、五寸長，又常年累月穿著一件勞改犯人的舊衣服不換，想以不修邊幅來表白自己無意取悅於別的女子。可是這一切人的辦法並沒有產生果效，妻子仍然深深地疑慮。

因為擔心丈夫不忠，每天晚上，陳梅蘭不怕內蒙古嚴寒的氣溫，堅持在門上貼上許多小紙條封門。有的時候，凜冽的北風從門縫裏鑽進來，夜間將小紙條都吹斷了，蔣貽慶就算跳進黃河也洗不清這個罪名。蔣貽慶背著艱難的十字架，每一次聚會講道都帶著聖靈的能力，有神的同在。但妻子仍然不信，雖經教會長老們勸告也是不聽。蔣貽慶最終放棄了自己辯白的努力，效法主默默無聲，只把自己的清白交於神來證明。“求你看顧我的苦難，搭救我，……求你為我辨屈，救贖我，照你的話將我救活”（詩 119:153-154）。

妻子雖然同情弟兄為主所受的一切苦難，也有受苦的心志，只是在這點上一直做了他的十字架，甚至從北方回到海島，直到蔣貽慶為主殉道後，她仍然沒

有從這種疑惑不信中得到釋放⁶。一直到她臨終前三個月，神才藉著兒媳改變了她的心。聖靈自己動工，她流淚痛哭悔改自己懷疑、苦待神的僕人的罪。

因你已經為我伸冤，為我辨屈；你坐在寶座上，按公義審判。(詩 9:4)

10

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詩篇 91:14-15)

1966 年，局勢改變，狂風暴雨般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橫掃中華大地。呼和浩特鋼鐵廠解散了，蔣貽慶帶著全家來到烏蘭浩特科爾沁右翼前旗，開闢農場。

當時，蔣世光 17 歲，開始上班。父親就告誡他說：“我們基督徒不參與任何派別和政治鬥爭。”父親也同樣告誡當地的弟兄姐妹不可學外邦人的樣子去參加這些政治運動。後來證明，這也是神賜給蔣弟兄

⁶ 猜疑會誤大事(參代上 19 章)。夫妻雙方要敬畏神，活在他的面光之中；不可隨便、輕易猜疑。如果一方真的變心，惟有謙卑仰望神，因為人的心只有神能改變(箴 21:1)。

的智慧，弟兄姐妹無一人因牽涉到這類問題而在文革後期遭清算⁷。

他們住在“中途站”，距離工作地——老母山農場的農機站大約有四十華里。他一到中途站，就四處尋找弟兄姐妹，因為他知道，世界上只有主耶穌最親，主裏面的愛遠勝血統世情(參林後 2:13)。不久，他找到杭州來的顏弟兄和溫州來的王弟兄。顏弟兄也是因為不肯參加“三自”而被送到那裏勞改的。蔣貽慶在異地他鄉又遇見了主內肢體，一起有了美好的聚會與交通。

那時，有一位馬岳林朋友，是紹興人，原本是一貫道⁸的頭目。他聽見福音後說：“我信了這麼多年的一貫道，一樣也沒有得到，這才遇見真神。”連他也悔改信了耶穌。

另有一位慈溪的孫弟兄，本是寺廟裏的廚師。當他聽見蔣弟兄傳講福音，就被聖靈感動，接受主耶穌為他個人的救主，與妻子一同蒙恩。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雖然神的僕人被網鎖，神的福音卻不被網鎖，到處都有罪人的靈魂得救(提後 2:9)。

每個星期六下午四點下班後，蔣貽慶就步行 40 里

⁷ 文革初期全國各地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山頭林立，各派之間爭鬥，無奇不有。但在文革後期，這些當年的“英雄們”又紛紛遭清算(列舉全部罪惡或錯誤並作出相當的處理)。

⁸ “一貫道”：一種社會秘密團體，起源於山東，初名“東震堂”。解放後，人民政府定為反動道會門之一，已明令取締。

——參<辭海>、<漢英大辭典>

路回家聚會。一次，太陽快要下山，荒無人煙的路上有兩隻狼跟上了他。他並不認識是狼，只當是兩隻大狗。他走累了，就坐下休息，狼也停下；他起來，狼又跟上。這樣一直走了五、六里路，相距只有四、五米遠。

正在這時，有牧人帶著的牧羊犬從後面追上來，兩隻狼才逃走了。牧人見到他後，大聲地說：“你這人命真大，碰見狼還活著！”

他吃驚地說：“狼？我以為是兩條大狗呢！”

“這是兩隻白眼狼，你還說是狗？你的命真大！”

在內蒙古的荒原，狼傷人是家常便飯的事情。蔣貽慶對著驚訝不已的牧人說：“我是神的兒子”（加3:26）。

“什麼神？”

“就是天上真神的兒子。”

“哦！原來是天老爺的兒子，怪不得狼也不敢傷你！”牧人似乎恍然大悟。

神看顧祂的僕人，連野獸也不敢傷害他。大衛曾歡然唱說：“祂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祂的翅膀底下。祂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詩91:4）。

這樣過了兩年光陰，蔣貽慶把家搬到了農機廠，在那裏又開始了十五、六人的聚會。那時正是文化大

革命的高潮，“鬥私批修”⁹，“鏟除一切牛鬼蛇神。”¹⁰有一位姓徐的弟兄被發現後，經不住威嚇逼迫，把聚會、蔣弟兄講道的內容和他家裏藏有聖經及屬靈書籍等情況，都供了出去。

那一天，蔣貽慶沒有回家。晚上八點鐘，在一片急促的腳步聲中，他的家被包圍了，裏裏外外都被抄家，翻箱倒櫃，連馬桶都被翻倒在地。他們只抄出一本串珠本聖經、一本精裝的〈馨香的沒藥〉(〈蓋恩夫人略傳〉)和一本他妻子看的大字本聖經。這樣一直抄到十二點多，夜色一片漆黑。

世光出去找父親，摸黑走了一里多路，看見手電筒的光，急忙躲在路邊。他聽見是父親的聲音，他正被民兵押送回家來。

蔣貽慶回到家中，先向神禱告，然後向妻子講述了遭遇的環境。弟兄們都被告發了，正在接受隔離審查。從那一天起，蔣貽慶每天都要挨批鬥。但是，因為他是七級板金工，技術高，人品好，為人得到眾人的稱讚，所以肉身並未受許多苦。當他快要站不住的時候，紅衛兵就給他一條凳子坐。

那時，每日每晚都要向領袖的畫像三鞠躬，並且三次高呼“萬壽無疆！”¹¹有不鞠躬的外邦人被打得

⁹ “鬥私批修”：指批判鬥爭(即大力否定)私有制的修正主義(後者反對“階級鬥爭”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

¹⁰ “牛鬼蛇神”：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等。

¹¹ 文化大革命後期，勞改營普遍建造毛澤東像牌坊，實行強制性的“早請示”、“晚匯報”，即出工前，在毛像前列隊，手握《毛主席語錄》的小“紅寶書”，高呼三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接著高呼三次“敬祝林(彪)副主席永遠健康！”隨後背誦《毛主席語錄》頭

很厲害，但神保守祂的兒女。蔣貽慶被派去燒火、倒茶，他們喊完“萬壽無疆”回來後，正好可以喝茶。弟兄們也沒有被打或被逼喊“萬壽無疆”，只把他們關起來，對他們說：“反革命不配喊‘萬壽無疆’！”

神遮蔽惡人的耳目，在那風雨飄搖的年代中，把祂的兒女藏在自己翅膀的蔭下(詩 57:1)。

那位從前在和尚寺廟作廚師，後來聽蔣弟兄傳福音而信主的孫弟兄，非常愛主，爲主的名剛強站住。他們叫他獨自養 20 頭豬，對他說：“如果豬胖了，給你減刑；如果豬瘦了，要你的命！”

孫弟兄一面唱著詩歌，一面四處挑豬食，把豬養得又肥又胖。

有一次，農場放電影，講的是領袖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事情。每個人都必須寫心得體會，讚揚中國的偉大云云。事後，孫弟兄暗暗地對蔣弟兄說：“我雖然每天挑豬食、受羞辱，但是比起那‘萬壽無疆’、‘永遠健康’來，我根本不願意與他交換位置！”

保羅說，人雖把我們看作是“世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但是我們“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林前 4:13; 羅 8:18)。誰能測透神的偉大和作祂兒女的榮耀呢！

神在每個時代都揀選了祂自己的見證人，並使他

兩句：“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犯錯誤的人另外在三餐之前，要對著毛像“請罪”，最後用餐。

們在許多年的風風雨雨中站立，見證神大能的作為。老母山農場的領導說：“蔣貽慶技術好，人品好，樣樣都好，就是‘花崗岩的腦袋’¹²信耶穌不好。”

11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馬太福音 10:29-30)

老母山農場的聚會已經停止，肢體之間只有偶爾的走訪交通。到了 1969 年，農場又被撤銷而改為軍馬場。農場給蔣貽慶路費，讓他回家。但這時，舟山老家正值文革武鬥，兩派之間打得很兇。蔣貽慶只好下到內蒙古的農村。

他們被汽車帶到額爾格圖鄉興隆大隊北安屯二隊。

他們在那裏沒有名字，被稱為“下放戶”。當地農民問蔣貽慶，他到底犯了什麼罪？他回答說，因為信耶穌。當地人只知道成吉思汗，並將他當作神來拜，從未聽說過耶穌。蔣弟兄在生產隊門前向眾人傳講耶穌基督的福音。他們說：“你的神讓你們來勞改，我們不要信！”正如聖經所言，我們所傳釘十字

¹² 花崗岩是一種質地堅硬、色澤美麗的建築材料，比喻頑固不化。

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爲絆腳石，在外邦人爲愚拙(林前 1:23)。

蔣貽慶一家既不懂蒙古人的言語，也沒有房子住。白天上課、辦公的教室，晚上就成了他們一家睡覺的寄廬。家裡的物品留在學校的辦公室裡，箱子裡的東西白天竟被老師們偷去。妻子爲此事憤憤不平，但蔣弟兄卻勸她不必將這些東西看得過重。這裡也讓人看到，作教師教學生的人也一樣是罪人。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路 9:58)。神的兒女在地漂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來 11:38)。但他們“等候一座城，他神的住處；他沒有、也不求地上的房屋”，“因神豈非說過，天上的家鄉是那不離正道旅客所安享”(〈聖徒詩歌〉第 544 首第二節)。

有一年，生產隊叫蔣貽慶看守西瓜、香瓜地。一天，兒子來到地裏玩，看見滿地都是西瓜和香瓜。旁邊一位不信主的人說：“你摘一個瓜給你兒子吃。”但他不肯，說：“我們是信耶穌的，不能私自摘瓜吃。”他常對妻子說：“我們做父母的行爲，直接影響兒女的品德。如果父母敬畏神，兒女也容易敬畏神。假如父母說話行爲放縱，兒女也容易仿效。”

那時，內蒙古人有一種習慣，就是每年到秋天收割的時候，老百姓無論男女老少，全體出動，到各農場、集體農莊去偷玉米、大豆等農作物，作爲他們過冬的口糧。有許多人勸蔣弟兄也帶家裏的兒女一同去偷，但每次都被他拒絕。

他們說：“你現在不去偷，到開春就要挨餓了。”

蔣貽慶回答說：“寧可餓死，也不作賊，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參徒 23:1,24:15-16）

蔣貽慶一直禱告尋求神的旨意，因為蒙古人的風俗與漢族不同，傳福音非常艱難。他白天做工，晚上回來，一家四口讀經禱告。那時，世光還沒有重生得救。

1970 年的冬天，又一次政治運動的狂飆刮過。凡是有歷史檔案、階級問題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右派分子，都在所難逃。蒙古人親連親，都是本地人，相互包庇；於是把“下放戶”當作了箭靶子。

一天，隊長對蔣貽慶說：“老蔣頭，明天看你的好戲了！”蒙古人的批鬥非常野蠻，許多人都是被打得死去活來，被別人抬回家去的。

那一天晚上，蔣貽慶與妻子禁食，在神面前傾心吐意地禱告。

第二天早上八點，民兵帶著繩子來捆他。妻子與兒子都知道他的身體擔當不起，不禁失聲哀哭。

原來，就在他們剛到額爾格圖鄉不久，蔣貽慶就生了瘧疾，上吐下瀉；一會兒發燒，一會兒出冷汗，終夜拉肚子不止（腹瀉）。早晨，他拉著兒子的手說：“我可能要走完道路了。你們要回家去，這裏不是我埋葬的地方。……”

世光不怕蒙古人家養著咬住外人不放的大黃狗，挨家挨戶地去找醫生，終於問到一位老醫生。他報明

自己“下放戶”的身份，神感動那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在下雪天拄著拐杖，走光滑難行的坡路來出診。

醫生一把蔣貽慶的脈，已是非常微弱，就對世光說：“太晚了！”

世光說：“我不知道哪裏有醫生啊！”

打了一針後，蔣貽慶的呼吸平靜下去；又打了一針，服下藥，他漸漸恢復過來。

蔣貽慶對兒子說：“看來神叫我活下去，繼續走這條道路。”

沒有過幾天，這場運動又臨到他。被捆走前，他對家人說：“不要來看我，只要為我好好禱告。”他知道這種批鬥會兇惡成性，自己已是九死一生。

正當他舉目無親、無依無靠的危難關頭，神伸出祂奇妙的手來搭救祂的僕人。

民兵營長站在門口把門。他把蔣貽慶的頭髮一抓：“什麼人？”

“北安屯二隊的下放戶。”

“下放戶？好！到民兵室去睡覺，不叫你不許出來！”

蔣貽慶被民兵押到房間裏，一直躺在裏面睡覺。批鬥大會結束了，天色也漸晚，營長回到房間，看見蔣貽慶還在睡覺，問說：“你怎麼還在這裏？”

“你不是說，不叫我不許出來嗎？”

“快回家去吧！天晚了，家裏人惦記你呢！”

於是，蔣貽慶拿起帽子，獨自走了六里路。全家人見他竟然無傷無痛地回來，都大大喜樂；兒女們又

唱又笑又跳。蔣貽慶說：“主知道我身體軟弱，所以叫我去睡了一天覺。”神是這樣奇妙地眷顧了祂的僕人。

我們所信的神真是信實的，祂必不叫我們受試探過於我們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我們開一條出路，叫我們能忍受得住(林前 10:13)。

第二天，治保委員問蔣貽慶說：“昨天你藏到哪裏去了？我台上台下就是找不到人。”

“我的神保護了我。”蔣貽慶把事情的經過都講述了一遍。

他聽見後驚嘆道：“老天爺真是大能！不然你的這副骨頭也差不多了。”

神不許可，連一隻麻雀也不會掉在地上，何況祂的兒女呢？主說：“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太 10:30)。

那次以後，蔣貽慶對主說：“我們願意回家。”

12

又有一人說：“主，我要跟從祢，但容我先去辭別我家裏的人。”耶穌說：“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路加福音 7:61-62)

1970 年春天，蔣貽慶帶著妻子、女兒回到老家。兒子世光仍留在內蒙古住了一年，直到打了(拿了)介

紹信辦好戶口。

從內蒙古回來以後，一直在各種環境裏熬煉。兒子與蔣貽慶發生了口角，兒子年紀已經二十四、五歲，既沒有工作，也沒有糧食供應，婚姻問題也根本無從解決。蔣貽慶耐心地對兒子說：“不要發怨言，也不要埋怨神，要等候神的時候。”

弟媳婦香雲病重的時候，蔣貽慶爲她禁食禱告七天七夜。神應允了他的禱告，他對妻子說：“香雲的病必好。主對我說，這病不致於死。”後來，當弟媳到上海治病時，醫生用各種儀器檢查，果然身上沒有一點病灶，平安回來，直到如今仍然健在人世。

那時，妻子的姐姐和他們一家一同住在老房子裏。她雖然信主，卻常常埋怨蔣貽慶爲主受苦。蔣貽慶在家中常常受她的對付。有一天早上，聖靈感動他向他妻子的姐姐認罪並求她饒恕自己以往憑血氣說話的虧欠。當他在神面前謙卑降服的時候，她也說：“阿弟，我也有錯，因我的脾氣太暴躁。”

當我們蒙主恩自卑的時候，撒但就要蒙羞了。

蔣貽慶到沈家門的當天，就與肢體們聚會，講論這些年來主大能的作爲和自己所走過的路程。那一天，他爲真理的緣故，與一位參加“三自”的王基本弟兄有非常激烈的辯論：基督徒到底是順服神的話，還是順服人的話？（徒 4:19）當時在場的還有陳凱任弟兄。

回到蝦峙島家中後，許多弟兄姐妹都來探望他。這些行動又引起群眾的不滿，反映說他們是“反革命

串聯”¹³。蔣貽慶又在六橫、桃花等各海島之間走動探望，在 1972 年文革的高潮期間，引起執政掌權者的注目。有一次，他已經走到了碼頭，但裏面有聲音對他說：“回來！”他就回來住下。

那時，他有位堂兄弟是村裏的幹部。一天，堂兄弟的母親請蔣貽慶吃飯。這事被領導知道後，就難為他的堂兄弟，甚至因此降了他的職。他雖然同情蔣貽慶，但常常問說：“爲什麼信耶穌會信得家破人亡？心裏信就好了；隱藏一下不就沒事了？”

直到他晚年生了重病，叫世光夫婦去爲他禱告時，他說：“還是貽慶哥聰明。我只要在天堂裏站一個角落也好。我來不及了！”¹⁴ 感謝神！今天他大兒子全家都得救了。

六橫島有一位老弟兄，因受苦太重，心裏膽怯，而被魔鬼攻擊。他在被批鬥時，模糊地說：“耶穌，我不相信。”這樣越懼怕，越被仇敵攻擊，後來竟被鬼附上，曾用刀砍自己的脖子。弟兄們來請蔣貽慶去趕鬼。他在禱告中蒙主帶領，知道只能在那裏呆三天。

蔣貽慶趕到他家，三天三夜禁食禱告後，鬼被趕出去了，弟兄得了釋放。那時，魔鬼攻擊蔣貽慶的

¹³ “串聯”：不同地方的有關團體(如學校、工廠等)爲了共同行動，進行聯絡。文化大革命時期，有全國性的紅衛兵大串聯。

¹⁴ 《路加福音》23 章 42-43 節：“……‘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神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一個強盜臨死前迴轉，主救他；可見只要真誠到主面前悔改認罪，還是來得及。

40 蔣貽慶弟兄見證

家，一頭 50 多斤的豬正在吃食就突然大叫，跌倒死去。

老弟兄病好了以後，很喜樂，不容他離去，一定要拉他去見劉家塘¹⁵的弟兄姊妹。

於是，蔣貽慶那夜在劉家塘的方姐妹家過夜。第二天正準備出來回家，走到二岔路口，被民兵連長拉住說：“你不要去。”他被拉到村辦公室毒打了一頓，又被民兵押送回方姐妹家。又過了一夜，次日他在回家通往碼頭的二岔路口，又被民兵連長抓住，帶到區公所，挨了打並關了一夜。又次日被送到劉家塘村治保主任那裏，毒打以後，渾身是血。傍晚，他一步步挨到劉家塘的劉弟兄家。第五天，村裏又派民兵把他帶到大隊部，要他跪在領袖像前。他不肯跪，民兵就用粗青柴棍沒頭沒腦地打。這樣一連折磨了三天，都是劉弟兄的妻子送飯去的。然後他又被帶到區公所裏關了八天，白天做義務工挑磚，晚上挨打。八天後被放走時，公安局的人警告他說：“不可以向外面的人說我們打你。”他們又把師弟給他送去的橡皮膏從他身上撕掉。直到回家，他的傷口仍然沒有癒合。

從此以後，蔣貽慶每次出去作工，都要冒極大的風險。¹⁶

一個夏天的晚上，他在鎮海一位神的僕人家交

¹⁵ 這是一個教訓：主已事先告訴他只能呆三天。順服主第一。有些弟兄姊妹幼小，應予愛心幫助，但不可為世俗人情所動。

¹⁶ 許多主僕因為害怕就躲起來不再服事主了。感謝主！他忠心的僕人則憑信心，隨聖靈引導，勇往直前(太 16:21-23;徒 20:22-24)。

通。迫於環境緊張，兩人就在暗中談論，交通非常甜蜜。當時還沒有蚊香，雖然四圍蚊子成群，卻沒有一隻咬他們的。神對祂兒女的恩典是多麼的細膩呢！

蔣弟兄對神的話語非常渴慕。環境雖然這樣黑暗、艱難，但他對神的信心絲毫不軟弱，不失望，每天堅持讀經和禱告。有一天，他正讀經時，民兵突然闖進他家，他急中生智，立刻把聖經埋進倒灰的灰缸裏，才沒有被發現。這本和他一同飽經滄桑的聖經，至今仍然被珍藏著，默默地見證著那不能摧殘、不能消滅的永恆的真道。

一次，他在鎮海大碶鎮一位姐妹家中聚會，講道的信息是：“我的民哪，你們要從巴比倫城出來。”聖靈在會中作工，使許多肢體受感。當時，在聚會的姐妹家對面住著的，是婦女主任。這主任的兒子正要去向政府匯報，被母親勸住說：“這一次算了，下次絕不允許。”

雖然環境這樣險惡，四圍都是吼叫的獅子的聲音，但蔣貽慶爲了餵養主的小羊，不顧自己的安危。他不顧許多親友的勸告，一直在外奔跑傳道，堅固勸勉，直到1972年7月。

這一天，他們叫蔣貽慶去作船上的船匠工¹⁷。他只做了三天的船匠，第四天就又被逮捕了。

家人左等右等，不見他回來。世光走到村裏，正遇見父親被民兵反綁著雙臂押到學校裏去。蔣貽慶見到兒子，說：“爸爸又要走了。”又補充說：“我渴

¹⁷ 蔣貽慶弟兄是浙江舟山群島居民，那裡漁民和漁船很多。

死了。”

家裏沒有盛水的東西，世光就到姑姑家借了鐵水壺與飯，端來給父親。蔣貽慶喝了整整一壺水，他的襯衫被汗水浸透；他又吃了飯，就對世光說：“快回去吧。”

蔣貽慶原知道自已的路將怎樣行。在被捕之前，神給他看見了一個異象：有兩頭牛在耕地，地耕得很直。這時，有一頭牛回頭往後看，地就耕歪了。主人就用鞭子打那牛。原來，蔣貽慶想到自己的家庭：兒子已經二十四、五歲了，又沒有錢，婚姻也無從說起。正在心裏軟弱想要退後時，神就用這個異象堅固他，因為“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

耶穌說：“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這樣，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 14:26, 33）。

世光擦了擦眼淚，回家去了。那天晚上，一家人都沒有吃飯，一邊哭，一邊唱詩。親友遠離，外邦人冷眼相向，誰沾上反革命分子家庭，誰就倒楣；真是絕了屬地的安慰。

他們正唱著“上前，上前，基督徒與魔鬼爭戰”，民兵又忽然來了，把世光也反綁起來，帶到學校。他看見父親被捆在兩條學生坐的板凳上，睡得很香，就輕輕坐在旁邊。

天快亮時，蔣貽慶一覺醒來，並沒有發現兒子。

他對民兵說：“我要上廁所。”於是，民兵給他鬆了綁。

不一會兒，世光也來上廁所，他見到父親，喊他：“爸爸！”

蔣貽慶問他：“你怎麼來了？”

“被抓來的。你睡著了，沒叫醒你。”

13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馬太福音 24:9-10)

東方發白，蔣貽慶父子倆被民兵用槍押到大嶼的區中心廣場批鬥。因為時間尚早，就關在附近中學的樓房裏。

蔣貽慶的雙手被繩纏綁得發黑，汗珠不住地滴下來，心裏卻仍是平安喜樂，似乎不覺得痛。世光因被纏得太緊，忍耐不住，用腳踏樓板。民兵看見他雙手發黑，真擔當不住，就給他鬆了繩子。但蔣貽慶仍是一聲不吭，汗如黃豆般滾落。到了七點多鐘，民兵拿來四塊麵團子給他們吃，也給他們鬆了綁。

父子倆推來讓去許久，父親說：“你年輕，你多吃吧。”兒子說：“你吃三塊吧。你晚上沒吃飯。”就這樣，最後父親吃了兩塊半，兒子吃了一塊半。

44 蔣貽慶弟兄見證

八點多鐘，他們被帶到廣場附近的小茅屋，準備批鬥。九點半，全島的人都到了，漁民也不出海。眾人高呼口號，四圍衝鋒槍、刺刀林立。

有人大呼一聲：“把反革命分子帶上來！”

他們父子就被三、四個民兵像拎小雞一般，揪到台上。他們讓蔣貽慶雙膝跪在兩塊尖尖的石頭上。血從他的單褲上不住地流出來，他卻似乎不覺得疼。世光就彎腰站在他身邊。

檢舉揭發開始了。沒有人上台。他們大喊某某人的名字，只給他五分鐘時間考慮；如果不揭發，就與反革命同樣地對待。世光抬頭要看是誰，被民兵打在後腦勺上。若不是繩子捆著，就差點掉下台去。

只見一位弟兄上來檢舉。他把“某某反革命分子”從北方回來後仍舊搞宗教活動，在他家中聚了幾次會、有多少人參加、每次講道的內容等，都交代得明明白白。大會記錄 16K 的白紙，共記錄了整整五張。他最後說：“我要永遠與某某人割斷關係。”

接著，民兵營長高呼口號，結束批鬥大會。整個批鬥會約開了兩小時，沒有一個外邦人揭發而只有一位弟兄揭發。蔣貽慶好像約瑟被同父的弟兄所賣，往沒藥山和乳香崗追隨基督的腳蹤而去。

還在批鬥前被關在小茅屋裏時，世光問父親：“我們怎麼辦呢？”

蔣貽慶說：“你可以放心，你可以回家。神已經對我說過，你(世光)必安居在這裏。只是我要走了。你要好好敬畏神，走主的路，主必能帶領你。”

從那次被捕以後，蔣貽慶天天走批鬥的路。在桃花島、六橫島、登步島、螞蟻島、沈家門……各島之中輪番受苦受辱。他們的口號是“消毒”，就是消滅資產階級遺毒。

在每個島上，都有主的見證人陪綁被鬥，目睹神僕人的苦難的歷程。在六橫島，蔣貽慶與胡振慶同綁。在民兵的監視下，兩位主內同工見的最後一面，是用眼淚交通，不能說話。

有一位從蔣貽慶本村嫁到桃花島的外邦女子作見證說：蔣貽慶被民兵踢到台下，拾著頭髮再抓上來；跪好，再踢下台，再拾上來。如此不停地折磨，打得渾身是傷。如大衛的詩說：“有許多公牛圍繞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們向我張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獅子。我如水被倒出來，我的骨頭都脫了節，我心在我裏面如蠟融化。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片；我的舌頭貼在我牙床上。祢將我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中”（詩 22:12-15）。

蔣貽慶在百般的羞辱與折磨之中，靠主剛強站立。他成了一台戲，給天使和世人觀看，在火窯中為主作了榮耀的見證（林前 4:9）。那榮美至聖、為罪人捨己的主耶穌，是配得眾童女這樣堅貞的愛情的，因為這“愛情如死之堅強，……眾水不能熄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歌 8:6-7）。

14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約翰壹書 3:16)

正當整個普陀縣¹⁸的廣播與標語都在宣傳要“肅清反革命宗教頭目蔣貽慶和胡振慶的流毒”之時，有一位象山來的朱有厲弟兄正在黃石下面打石頭。他聽見廣播，知道神的僕人又被捕了，就在夜裏趁黑來到蔣貽慶家探望他的家人。當時前門、後門都有民兵站崗。他趴在地裏等候，直到十一點民兵換崗時，才衝倒蔣家的後門。那時家裏的人都未睡覺，剛被抄過家，翻箱倒櫃，衣服遍地，每條被子都被剪刀拆開。

朱有厲握住世光的手，而世光並不認識他。他說：“你父親又走上了這條道路，我在廣播裏聽見了。……我們要在基督裏同受苦難。”

朱弟兄講說了自己的見證：他本是駐扎在象山的某解放軍部隊的一個連長，接受主耶穌正是在文革的高潮時期。部隊的首長找他談話，要他棄絕信仰，否則就不能留在軍隊裏。聖靈感動朱弟兄，他寧要耶穌，不願留下。經過各級黨委領導審查之後，他被開除了。連妻子也與他離了婚，說：“你作連長時，我是你老婆。你現在是反革命，我怎能再跟你？”兩個兒子也因此分開，一個歸了母親，一個跟父親。

¹⁸ 普陀縣為浙江省外海舟山群島上第二大城市。

他就回去作了石匠¹⁹，在本鄉象山為信主的緣故經受許多的苦難。這些經歷使他對患難中的肢體滿了主的愛，不避危險，同命相連。

在蔣家，他們一直談到下半夜雞叫的時候，又一起同心禱告，並求主給朱弟兄機會從房子裏出去。天剛破曉，民兵換崗，他就從後門出去了。

保羅說：“我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身體也不得安寧，周圍遭患難，外有爭戰，內有懼怕。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林後 7:5-6）。在苦難中，我們一面單單仰望倚靠主，一面也因著肢體們在基督裏真實的愛，得著無比的安慰與喜樂。在我們似乎站不住的時候，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常常藉著親愛的弟兄姐妹來使我們滿得安慰。

15

你要紀念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祂從死裏復活，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我為這福音受苦難，甚至被網綁，像犯人一樣。然而，神的道卻不被網綁。（提摩太後書 2:8-9）

1972年9月28日，當蔣貽慶第二次在蝦峙區公

¹⁹ 石匠是苦工，收入又少；很少有人願幹這種活。

所宣判“監禁勞改十年”時，世光正在張網隊²⁰做義務工。他聽說父親要來接受判刑，就向隊長請假。他懇求說：“我父親在宣判，讓我去見一面吧。”但他們不允許，嘲諷地說：“哪有那麼自由讓你隨便去？”下令叫他開船。等到船靠攏了岸，世光拿著被子給父親送去時，只遠遠地看見公安艇慢慢消失在起伏的大海上。

蔣貽慶雖在監獄中作了帶鎖鏈的福音使者，仍然在大患難中放膽傳揚主的十架救恩。有同牢的兩個犯人接受了主(參門10)。

蔣弟兄因遍體傷痛，不能站立行走，連上廁所也只能爬著去。同監的犯人實在看不下去，說：“有點人道主義吧！要麼槍斃，要麼給他看看吧！”於是，他被手銬銬著帶到普陀人民醫院就診。有同村的漁民正好看見，說他被打得不像樣，頭腫得有水桶那麼大，許多人看得流淚。

在那些痛苦的年日裏，只有主站在他身旁擦乾他一切的眼淚，醫治他的傷痛。使徒約翰曾在荒涼的拔摩海島上看見天開了，有數不清的人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大聲頌讚。長老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他們不再饑，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因為

²⁰ “漲網”：“張網”應為“漲網”，漁業用語，係一種近海捕魚方法：在近海用長竹竿埋入海中，四面設網，底亦佈網，朝大洋處留門。漲潮時，海水將魚(多為小魚)帶入網內。捕魚者乘小船，將網從底部收起，即可捕獲海魚。

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啓 7:14-17）。

判刑後，最後一次家屬接見，世光與姑姑、表弟和幾位老姊妹一起去探望。蔣貽慶頭旁的淤血生瘡，身上傷痕纍纍；但他裏面很是喜樂，滿有主的同在，沒有一點痛苦的樣子，沒有眼淚，只說：“你們不要流淚。”

他對親人說：“我口很渴。”外甥馬上跑出去，買了五塊錢的蘋果。蔣貽慶只吃了一個，看守就不許再吃。在外甥的哀求之下，蔣貽慶才被允許再吃，共吃了三隻蘋果，其餘的都被看守人員收去保管了。

蔣貽慶對世光說：“要好好照顧家，聽主的話，要敬畏神。”並且囑咐世光，要把讀書時所借的學費，共五十多元錢，還給叔叔；另外向弟兄姊妹所借的油、蕃薯乾，也都要一一地還清。這一次交托，竟成了父子最後的見面。從此等候在國度裏的相會。

1973年正月，蔣貽慶的妹妹和大女兒前往監獄探望。那時，蔣貽慶非常勞累，力不能支。他在獄中及在安吉勞改農場，仍然傳福音、作見證，建立了教會，偷偷地聚會。看守人員發現之後，稱其在政法機關仍從事反革命活動，並召開犯人大會，又給他加刑兩年，共計十二年。

別人下雨可以休息，蔣貽慶不論刮風下雨，都必須幹活。在內蒙古留下的關節炎使他兩膝極其疼痛。在最痛的時候，他連洗腳的力氣也沒有，每夜帶著滿腳的泥巴入睡。在患難的火煉中，他沒有忘記親愛的

肢體，仍然爲他們禱告，並一直放膽傳揚主的福音。

16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啓示錄 14:13)

1973年9月15日中午12時15分，神忠心的僕人蔣貽慶走完了他艱難血淚的人生路程，在安吉獄中被害，爲主殉道。

在這五十五年光陰中，他爲所愛所屬的主耶穌作了榮耀的見證，並且至死忠心！從今以後，他息下了在世所有的勞苦重擔，戴上生命的冠冕，歡然進入那爲不離正道旅客所安享的美家，並進入天父永遠的榮耀光明。

領導通知蔣世光去處理後事。家裏沒有一分錢，他每天都是做義務工。世光向領導借了50元錢，與大妹一同到了安吉監獄。監獄領導把蔣貽慶留下的遺物交給他們，有：一條全是由血結成硬疤的被子，一床血跡斑斑的被單，滿了補釘的衣服與鞋，一樣樣日用的勞動工具，還有女兒在過年時帶去的一點豆子、花生，未捨得吃，仍放在那裏。

兄妹倆睹物思人，禁不住一直地哭泣。

犯人們看見他們哭泣，都手把著鐵窗，交頭接耳地講述蔣貽慶死時的光景。有的聲音大，有的聲音小。他們說：“死得這樣怪，兇手也不知道是誰！”

第二天，安吉縣公安局與當地的公安人員都到了。世光再三地說：“我有個要求，我要見見兇手的面。”

但是他們再三地說：“不用你看，要相信政府，已經處理好了。”

世光問他們：“我父親雖然是‘反革命’，在這裏勞改，你們爲什麼不保護他的生命呢？你們這裏一道道崗，一道道圍牆，怎麼會有殺人犯拿著刀殺人呢？”

他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無言以答，只能說：“你要相信政府，會處理好這件事的。”

所謂“處理好”的見證，只有監獄處理後事時某某醫生、某某隊長的手稿，並沒有任何關於兇手的材料。

世光問：“我父親在這裏表現怎樣？”

“你父親在這裏表現很壞。他在政法機關還一直宣傳宗教、發展信徒、聚會、講道。”

他們從抽屜裏拿出一張早已寫好的紙，上面蓋著安吉縣勞改局的公章，說：“你父親被殺後，送到半路時，因大動脈割破，流血過多，搶救無效而亡。”又說：“他的屍體在牛頭山火化了。你去那裏看吧。你的路費給你報銷。”

世光最後再次請求說：“讓我看看兇手吧。”

他們拒絕：“不用看了，你要相信政府。”

下午，犯人一隊隊地出工。蔣貽慶所在的小組的組長是一位姓陳的弟兄，是世光的妹妹來探監時認識的。世光跟著他走，一直遠遠地走進一片小樹林。

陳弟兄回過頭，握住他的手，說：“不要難過。你父親死時好像天使的面貌！他在這裏已經夠苦了，現在到天上去了！我們都很羨慕。”

世光把兩隻梨遞給陳弟兄，他堅決不收。世光說：“本來是爲我爸爸買的，但現在他不能吃了，你吃吧。”一面說，一面流下眼淚。

陳弟兄擦擦眼淚，接過梨，吃了下去。

領導問世光兄妹：“遺物怎樣處理？”世光提議：“把豆子、魚乾、一套棉襖、棉鞋，和日用的工具，都留給父親所在的犯人小組的組長。”（後來，陳弟兄也爲此受了審問。）

領導問蔣世光：“你與他什麼關係？”世光內心知道姓陳的組長是一位弟兄。爲了保護他，就回答說：“他是我妹妹來探監時認識的。我父親年老病重，他替我父親做重勞力，恩待了我父親。人都有良心，所以就把這一點東西送給他。”

第三天早晨，蔣世光兄妹倆起程往牛頭山去，從那裏取了父親的像片與骨灰箱，背著一條被子，回到蝦峙島家中。

神的僕人蔣貽慶打完了當打的美仗，就這樣忠心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

17

他要稱呼我說：“祢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詩篇 89:26)

蔣世光把父親的骨灰帶回家中，正要葬到山上，管山林的人看見了，說：“反革命的骨灰不能葬在大隊的山上。”世光只好把骨灰箱埋在家中的院子裏。

後來，公社造水庫挖黃泥，挖到他家院子裏。世光又把骨灰箱刨出來。那天，他與妻子、大妹和鎮海的一位弟兄一起，把父親的骨灰箱葬在兩個生產大隊交界的山上，並從溪坑中找來一塊長石，作為記號。如此，直到 2001 年臘月重新立墓的時候。

神的僕人既為主丟棄了世界，世界也棄絕了他。整整二十八年，沒有墳墓可以掩埋他的尸骨。

蔣貽慶雖然進入主的榮耀中去了，十字架卻沒有離開他的家。世光從父親被捕開始，就一直做義務工，直到 1977 年正月。其間，他學習了各種十字架的功課，神一直與他同在。

1974 年上半年，在一次聚會中，蔣世光親身體會到了被神重生的幸福。他被聖靈充滿，決心全身心事奉神，將自己當作活祭獻給神。

又來了一場政治運動。那天，黨支部會議決定，要拿蔣世光開刀（先從他下手）。一位好心的隊長來對世光說：“這次運動你又要作‘運動員’（即批鬥

對象)了。”

蔣世光回家去禱告。因著苦難一次次地臨到，他心頭沉重。他禱告主說：“主啊，為什麼這麼多苦難一直加在我頭上呢？”

主在他心裏對他說：“你知道我是信實的神。”

世光說：“主啊，祢是信實的，但我這苦難何時才到頭呢？”

他想起一首詩歌，便得了安慰。那是他剛把父親的骨灰帶回家裏的時候。他在樓上捧著骨灰，哭了一場。一面哭，一面覺得舉目無親。他向主禱告說：“我生身的父已經到祢那裏去了，留下母親和兩個妹妹……。只有祢是我的父親！只有祢是我的依靠！”他的心一直傾向神，緊緊地抓住神。主成爲他在苦難中唯一的倚靠和安慰。那時，主給了他一首詩歌：

我知祂掌管全球，我知祂拉著我的手。

我經歷每一件事，都有主計劃步驟。

我面臨各樣患難，無論大小倚賴主；

我信靠行奇事的神，一切交托主。

……

這首詩歌從此一直成爲他在苦難中的安慰。

蔣世光天天做義務工。清晨摸黑出去，晚上摸黑回來。什麼地方苦，他就去什麼地方。磚瓦廠的地基就是他挖的；又要到碼頭把從象山運來的燒磚用的柴卸到岸上。一天，正下著大雪，廣播忽然響起：“某

某，快出來，去卸貨。”蔣世光爲了怕挨隊長打，匆匆趕路。雪積得很平，掩蓋了地下高低不平的亂石。他一不小心，把腳插在了石頭縫裏，腳板的骨頭立刻斷了。他不知骨頭斷了，仍忍著痛，趕到碼頭卸柴。腳疼得頭上直冒汗，卸好柴，渾身像洗過澡一樣。

那時，村裏組織“創業隊”修馬路。七十輛手拉車歸蔣世光一人管理——扒(換)車胎、裝鋼絲、維修、打氣……，白天黑夜不停地做活。如果做得不好，任何人都可以打他、罵他，他卻不能還手。

他一面做工，一面腳疼，腫了半個月。禱告時，裏面的意思是要向隊長請假。當時正換了一個比較溫和的隊長，批准他請假並批條借給他15元錢看病。

醫生看著拍出來的愛克斯光片，對他說：“小夥子，骨頭已經斷了，但你運氣很好，斷的縫很齊，一點沒有差(錯位)出來。”主治醫生看了片子也說：“沒有見過這樣的病例。是你祖宗保佑啊！”

蔣世光立刻申明道：“不是祖宗，我是信耶穌的。”

“現在不講耶穌。我們沒有神！”醫生生氣地打斷他。“你現在要回家休息，斷縫中已經生肉了。”

“醫生，我是不好休息的。”

“給你打個介紹證明吧。”

就這樣，黨支部開會商量後，允許蔣世光在家休息十天。

在這十天中，他對主說：“家庭的重擔，沒有任何供應數，爲何這樣無窮無盡的苦難臨到我身上呢？”

我沒有過青年人所羨慕的那種美麗、自由的青春年華，只過著非人的下賤生活。……”他向神嘆息。

這時，神對他說：“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爲要使我學習祢的律例”；“祢使我受苦，是以誠實待我”（詩 119:71,75）。

蔣世光在家讀了十天聖經後，又出去做義務工了。他不覺得苦，裏面反覺甘甜。一唱詩禱告，就覺喜樂。是主擔當了他的苦難，使他像約瑟那樣說，“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創 21:51）。

18

祢是我藏身之處；祢必保佑我脫離苦難，以得救的樂歌四面環繞我。（詩篇 32:7）

那時，他們又開始有了聚會。一般從晚上十點開始，十來個人，一起讀聖經（只有一本）、唱詩和擘餅。他們不敢走大路，都是爬山去，爬山回來，到蔣世光的大妹夫家裏聚會。每次回到家，大約凌晨兩、三點鐘，雖然衣服、皮肉常被刺破，也不覺得疼，反覺心裏甘甜。

有一次，正月十六晚上，聚完會已經是凌晨二點了。幾個姐妹說：“今天不爬山了。這麼晚，民兵已經下崗了。”於是他們走大路。正下坡轉彎時，看見前面有民兵背著槍。蔣世光喊說：“不好！遇見民兵

了！”

民兵聞聲追來。他們三個姐妹、一個弟兄共四人，扭頭就跑。跑過紫菜廠，一個姐妹說：“進去躲躲吧。”蔣世光說：“不好躲，馬上就被抓住了的。”

於是又跑。不一會兒，姐妹們說：“實在跑不動了！”

蔣世光說：“禱告吧！”

他們又跑過聚會的弟兄家。姐妹們建議進去躲一躲，但世光反對：“不好進，要連累弟兄。”

於是繼續跑。他們經過一片麥地。眼看後面武裝的民兵越追越近，馬上就要被抓住了。姐妹們已經精疲力竭，蔣世光跟在最後，不禁大聲呼求說：“主啊！祢救救我們吧！沒辦法了！”說時遲，那時快，突然一片雲彩把明亮的滿月遮住，頓時一片漆黑，不能看見。他們飛快地藏到麥田裏。

民兵追上來後，找不見人，就用槍呼啦呼啦地掃麥田。蔣世光剛剛藏下，就趴在路邊，那槍就在他的頭頂上掃來掃去。有幾個民兵說，我們下麥田去看；但有人說不要下去，麥田裏有蛇，會咬人的。他們一聽，嚇得不得了，一個人也不敢下到麥田——這是神不允許他們下來。

只聽見他們彼此懊喪地說：“眼看要抓住了，一下子被烏雲遮住了，人也不見了。”

又有人說：“今天這幾個人不是信耶穌的，就是小偷小摸的。本來抓住就可以得獎勵、受表揚了。”

最後，民兵隊長看看找不到，說：“算了，反正

人也不見了，回去吧！”

他們四個人趴在麥田裏一動不動。半個小時後，才爬出來，不住地向主感恩，讚美神奇妙的拯救。是的，主是祂兒女的藏身之處！祂必保佑他們脫離苦難，以得救的樂歌四面圍繞。

若非親身經歷，誰能知道祂奇妙的拯救呢！

19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頰的鬍鬚，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並不掩面。主耶和華必幫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著臉面好像堅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賽亞書 50:6-7)

到了 1974-1975 年間，教會開始慢慢地復興。那時，有一次兩天三晚的聚會，有蕭山的二位姐妹與鎮海的二位弟兄、三位姐妹同來，共約四、五十人參加。

聚會中，聖靈有特別美好的工作。

聚會的第二天，蔣世光的小妹妹來告訴他，說家裏又被抄了。他們掀翻醃菜的缸，說缸底肯定藏著手槍，世光家是美蔣派來的特務。家裏一片狼籍，光景很慘。

他們又逼問蔣世光的母親：“你兒子到哪裏去了？”

“腿在他身上，我不知道。”

老人家老實，一緊張就摸褲兜。他們看見，就叫來女民兵，把她扳倒在地上，搜出一本袖珍聖經來，她也因此挨了打。他們總共抄去兩本屬靈書籍、幾本詩歌，帶著戰利品高興而去。

當蔣世光聽到這個消息時，他說：“不要驚動聚會。家中任由他們搜查。”弟兄姐妹們繼續享受神的恩惠，直到這次聚會圓滿結束。

到了眾人將要分開的時候，弟兄們相抱而哭，戀戀不捨。蔣世光心裏知道有十字架的熬煉在前，想起保羅說的話：“你們爲什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爲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網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徒 21:13）。

天亮了，他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就被民兵抓住，帶到學校。會場已經佈置好了，凡信主的，不管程度如何，不論年老年少，都被帶到。他們要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給信耶穌的人“洗腦”，就缺蔣世光一個人了。他一被帶到，他們使個眼色，就有兩個民兵把他帶出去。

有位姐妹的父親非常反對耶穌。他一看見蔣世光，就用凳子沒頭沒腦地砸他；蔣世光的腿、腳都被砸得青紫。他逃到牆角，兩邊被民兵夾住，再也無處可逃。那人舉起凳子狠狠地朝他的頭頂砸下來。世光正在想：“這下子沒命了！”不料恰在這時，那位姐妹看見父親要行兇，就衝上來用自己的手臂擋住了凳子，對父親說：“是我自己要信的，與他無關！”

民兵們憤怒地喊叫：“包庇反革命！”那姐妹又遭了打。

他們見這一著不成，又把蔣世光帶到房間裏去拜很大很大的領袖畫像。

世光說：“我們基督徒不拜偶像。”

於是，他們拿出準備好的竹片，大約一米長，三、四根紙頭寬，一人一根，劈頭蓋臉地打。但蔣世光就是不拜，摠著他的頭也不肯拜。主與他同在，雖然打在身上，也不覺得疼，真是希奇。

他們看看不行，又想出新招。在地上擺四張桌子，上面一層疊三張桌子，再上一層兩張板凳，最高處架一張板凳。然後叫蔣世光爬到最高的板凳上，頭朝下，彎著腰，兩隻手倒掛在後面。他站立不穩，跌落下來。這群身強力壯的打手就用竹片沒頭沒腦地抽打過來。竹片打斷了，再換一根，不把他當作人看。

大衛說：“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詩 23:4）。耶和華神對祂的贖民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趟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中經過，必不被燒，火焰也不著在你身上”（賽 43:1-2）。主未曾應許不經過水火，卻曾應許在水火之中大能奇妙的拯救，並且經過水火到達豐富之地（詩 66:12）。

蔣世光每次從凳子上掉下來，就仿佛有一塊大帆布平鋪著接住他，又慢慢地放到水泥地上。主在烈火的窯中親自顯現，要保護祂所珍愛、忠心的孩子（參

但3章)。

他們擺好桌子、凳子，又逼著他爬上去。他一掉下來，他們就大笑，又狠狠地抽打。這樣從早晨到晚上，一直沒完沒了地折磨，他們才住了手。

晚上，小妹給蔣世光送來飯。民兵說：“今天的飯看你怎麼吃。老實，就給你吃；不老實，等著瞧！”意思是看他禱告不禱告。

蔣世光看看擺著的兩碗飯、一盤菜，就低頭禱告。他一閉眼睛，頭就被狠狠打了一下。等他再睜開眼睛，飯菜都被倒在地上，碗也打破了。²¹

那天晚上，他們給他帶上紙帽子，大約有一公尺高，上面寫著：“帶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又用漿

²¹ 當時年輕、敬虔的世光弟兄爲了堅持謝飯而甘願爲主受苦的心志，值得尊敬，也是主所知道的。青海某勞改營曾有一位王天經弟兄爲了見證主，堅持(低頭閉眼)祝謝而被迫害餓死。“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林前8:3)。

但單純爲了堅持謝飯而冒死是否值得效法呢？對此，另有聖徒有如下不同看法，供讀者參考。

“‘殉道者’的原文字大多被譯成‘見證人’，殉道者是爲他所作的見證而死”[參 A New and Concise Bible Dictionary(倫敦 Morrish 出版)]。《啓示錄》提到，殉道者的死是“爲神的道並爲耶穌作見證”(啓6:9,1:2)；“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徒4:33)；”“……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裡復活，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參路24:44-48)。聖經中主謝飯的榜樣(爲五餅二魚)是“望著天祝福”(太14:19)；現今謝飯多低頭閉眼。有人認爲，在試煉中，除非有主特別感動，無必要爲低頭閉眼祝謝而冒死。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獻在最值得的地方——“爲神的道和耶穌作見證”之上。

保羅是“天天死”(林前15:31)，即凡事“非我唯主”，凡事上向己死，向主活[在歷史上有聖徒稱之爲“在聖靈裡殉道”]，必蒙主所悅納。

——嫩子注

糊把長紙條貼滿他整個臉，晃來晃去，不住地戲笑嘲弄。

他想哭也哭不出來；主耶穌把自己在大祭司院裏受戲弄凌辱的情景活畫在他的面前。他看見了，就感恩領受這一切的羞辱，並不自愛自憐。

20

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並地上的衆民反對。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利米書 1:18-19)

“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辦到第五天，人一批批地退出去了。有的說：“耶穌不要了。”有的說，“我是有病才來信耶穌的。”最後只剩下五位弟兄姐妹，就是蔣世光、他的母親、大妹與兩位姓周的姐妹(就是用凳子砸他的那人的女兒)。

晚上，要召開總結大會，他們把魚網鋪在地上。蔣世光想，這次要被捲在魚網裏用亂棍來打。他知道母親年邁，經不起這樣的折磨，就切切地向主禱告：“我願為祢的名受苦，但求祢救我的母親。”

大會開始，領導宣佈說：“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肅清了大隊的宗教反革命爪牙，抓出了宗教頭子，是我們的偉大勝利。”

五位弟兄姐妹一字形地坐在魚網上，並沒有被捲起來打。主沒有將過重的擔子給祂兒女來挑，也是祂聽了世光的代禱。

大會最後宣佈：五個人掛黑牌，做義務工。做多長時間，不知道。

大隊書記激動地說：“（解放軍）百萬雄師把國民黨八百萬大軍打到了台灣。你們幾個基督徒爪牙，我要把你們消滅，在沙蛟大隊沒有一個信耶穌的。不消滅，我就不當書記！”

蔣世光聽見他這樣斬釘截鐵地說，就抬頭看他，心裏暗暗地發笑：“究竟是神的話可靠，還是你的話可靠呢？”

那夜，他們回家去。前幾天在學校裏辦班，民兵把小妹拿去的毯子剪成一片片的，說：“信上帝的人不用蓋。”他們就睡在兩張桌子上面。

第六天，他們又被帶到學校。蔣世光被帶到外面，反綁著雙手站在凳子上。炎炎的烈日曬在他頭上，民兵不許他低頭。他舉目看見田野裏一片片綠油油的莊稼，想到<羅馬書>說：“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他又望見天空的飛鳥自由地飛翔，心就歸向神，被帶到祂榮耀的面光中。那天他直站到日頭西下。

第七天，五位弟兄姐妹又被帶到學校。民兵叫兩位周姐妹掛著“反革命份子”的黑牌子站在凳子上。

他們給蔣世光母子三人預備了三個畚斗²²(即簸箕，用於撮簸糧食)、三條繩子、三個鉤子。一人一個畚斗套在脖子上，又一人站一個凳子。民兵挑來一大堆磚頭，滿滿地壓在他們掛的畚斗裏，叫他們背著手站在凳子上，對他們說：“不許動，也不許倒下去！”

烈日當空，蔣世光大汗不住地湧出。他看旁邊的母親，只一下子功夫，已是頭髮如洗。民兵坐在屋檐下抽煙、喝茶，不時地看著他們笑笑。

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過去，磚塊沉重，烈日曝曬，是如此的煎熬。蔣世光不住地禱告主：“求祢加母親和我的力量，恐怕我們倒下去。”

他們這樣一直掛到下午兩點多，蔣世光實在忍受不住，兩眼發黑，直冒金星，頓時不省人事。等他醒來，三人都已倒下了。妹妹的頭因砸在磚頭上，正淌著血……。

到了晚上，書記帶了幾個人來。他們嘰哩咕嚕說了一陣，就有一個女會計來勸蔣世光，說：“某某人，給書記一條出路吧。他已經宣佈，‘不消滅基督徒就不作書記’，恐怕沒臉見人。你就暗暗地相信，口頭承認一下‘不要耶穌了’，給書記一點光彩。”

她把蔣世光拖到書記面前，神卻為祂自己大名的緣故封住了蔣世光的口。

書記問：“你怎麼不說？”

蔣世光低頭，不看他威嚇的臉。會計又在一旁苦

²² “畚斗”：用於裝豬糞、雜草之類骯髒雜物的竹編農具，用扁擔挑。

勸：“說呀！說呀！看你母親那麼大年紀了，說了就不用再這麼受罪了，你也可以好好活下去。……”

在那時，他心裏深信主的權柄統管萬有(詩103:19)，也深信主必賜力量給母親，使她能為神的榮耀堅持到底。

如此直到晚上十點鐘，主封住了蔣世光的口，他什麼話也沒有講。

最後，書記看看軟硬都沒有辦法，說：“算了。從明天起掛黑牌，打掃整個大隊的廁所和陰溝。”

從此，白天黑夜，他們成了眾人的譏笑(哀3:14)。走到哪裏，都有小孩子一路用石頭打他們，喊著：“宗教頭子！”“反革命！”“牛鬼蛇神！”之類的话。

一次，蔣世光掛著黑牌，碰見自己的堂姐夫，就叫了他一聲“哥哥”，不料被他大罵，又說：“從今以後你不要再叫我。我與你沒有關係！”

正如使徒保羅說的那樣：“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直到如今，我們還是又饑又渴，又赤身露體，又挨打，又沒有一定的住處，並且勞苦，親手作工；被人咒罵，我們就祝福；被人逼迫，我們就忍受；被人毀謗，我們就善勸。直到如今，人還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林前4:9-13)。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神。(腓立比書 1:28)

日子這樣一天天地過去。有一天，隊長叫蔣世光到外面船廠去做工。每年打漁，都有一個月的修船期。蔣世光母子分開做工，直到船都修好，所有骯髒下賤的活都是他們做的。

世光的母親要給三百多社員燒水。她天天從醫療站的水井裏打水，拖著手拉車經過泥路，把水拉到海邊的船廠去燒水。年老的社員看見，都不禁嘆息。

有一位好心的大叔，每看到她拖不動時，就偷偷地去幫她推一把。神紀念他的善行，後來這位大叔和他的妻子也蒙了天恩，接受了主耶穌作他們個人的救主。他離世時，教會為他送葬，還有六橫島的弟兄姐妹來一同送殯，榮耀歸回天家。

一天清晨，天還沒亮，有位好心的大嬸來敲世光家的後窗，說：“某人，你今天要向書記承認一下。他們要把你們一家送到北大荒去。你要可憐可憐你母親。好孩子，你去說一聲。”

“謝謝你的好意，我知道了。”

蔣世光說完，立即起身到閣樓上禱告。他無助地投在主的懷抱，求問主究竟會不會被送去北大荒。那時，神對他說了一句話，就是<腓立比書>一章 28-29 節：“凡事不怕敵人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神。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祂受苦。”

讚美主！蔣世光心裏樂開了花。主的話真有無限的力量，真是寶貝！於是，他一邊流淚，一邊微笑，又出去做義務工。

經過孀子門口的時候，她罵世光真是愚蠢。他聽了心裏痛苦，主又使他想起大衛的詩：“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災病都躲在旁邊站著；我的親戚本家，也遠遠地站立”（詩 38:11）。他就因此從主得了安慰。

那天，整個大隊都知道蔣世光要被逮捕了。外邦人都議論紛紛。

世光到了船廠，兩位周姐妹一見到他就哭了，說：“哥哥，我們又要離別了。”

世光卻說：“放心吧，主已經對我說過話了。‘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神。’我沒有擔子，也不憂愁，你們放心吧！”

上午十點鐘，從碼頭上來五位公安人員，由鄉裏的武裝部特派員和民兵連長陪同。社員們看見，紛紛說：“又有批鬥大會看好戲了！”

妹妹看見公安就哭了。蔣世光對她說：“不要哭，要信主的話。主是信實的，主的話不會錯的。”

公安經過他們面前，問道：“怎麼回事？小夥子、大姑娘也有掛黑牌子的？”

民兵連長主動邀功請賞說：“這是我們沙蛟大隊搞階級鬥爭的戰利品，是清理出來的宗教反革命頭子。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他一面說，一面覺得非常自豪。

公安聽了笑笑，說：“怎麼還有大姑娘、小夥子信耶穌的？還是宗教頭子？”他們說完就走開了，原來並不是為逮捕蔣世光而來的。

當吼叫的獅子氣勢洶洶的時候，神的話是我們投靠的力量。你若心裏相信，就必看見神的拯救與神的榮耀。

22

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馬太福音 11:29-30)

苦工和重軛又接連不斷地臨到蔣世光。不久，島上開了石灰廠，燒石灰的是位女共產黨員。蔣世光也被調去燒石灰。他睜不開眼睛，鼻子不住地打噴嚏。那女共產黨員不給他面罩，只給他口罩。不一會兒，他的臉上、眼睛裏就都滿了石灰，真是苦不堪言。她還不讓蔣世光吃飯。

有一天，篩石灰的箕子破了。女黨員叫世光用手拉車把箕子拖到機械廠去修。那時已經中午十一點多了，餓著肚子的蔣世光說：“這麼晚了，機械廠已經關門了。”

不料，那女人立刻報告了上級。下午，副書記把蔣世光叫到機械廠後面，對機械廠的工人們說：

“給我打！”

工人一個也沒有打。主不允許，他們都不動。

書記只好自己兇狠狠地衝上來打了世光幾個耳光，喝道：“再不老實，要你的頭！”

世光心裏委屈，覺得天下哪有講理的地方呢？他不肯饒恕那女人，但心裏不平安。直到他求主赦免，心裏才有了平安(太 6:12)。當他回到主的面前，不禁想到自己發怨言的可憐。主說：你們要“成爲一台戲，給天使和世人觀看”(林前 4:9;來 10:33)，但自己這台戲沒有演好。

後來，蔣世光又調到了翻砂廠敲鐵。他要用十八磅的大榔頭把斷掉葉片的螺旋槳敲碎，是最重的勞力。書記對翻砂廠的工人說：“他做不好，你們可以打他；打他就會敲碎了。”

但工人們爲他嘆息流淚，不明白世上怎麼會有這麼可憐的人。

主爲了祂自己的大名和榮耀，擔當了祂僕人一切的苦難和重擔，引領他直走十字架的窄路。主的恩典真是夠我們用的。(林後 12:9)。

到了 1976 年，蔣世光又被調去做農活。他每天要用手拉車拖百貨，拖糧食。有一次，他在把兩百斤一袋裝的大米從手拉車上背到倉庫堆米樁(那米堆足有五、六公尺高)，因他每天只吃一餐或有時兩餐，體力不支，竟從米堆頂上連米袋一起滾落了下來。雖然底下是水泥地，又這麼高，但神奇的手保守他沒有受一點傷，米袋也沒有壓在他身上。眾人看見，都感

到驚奇。

那時正是“農業學大寨”²³的高潮，他從來沒有做過農活，婦女隊長卻叫他去耕地。

他牽了牛去，牛不聽話，地也耕不好。但他們一直要他耕地。蔣世光祈求主說：“爲了祢自己的大名，求祢使我能耕好。”

頭一天，牛也不聽話；第二天，牛就乖乖地聽話了。外邦人看見，都驚奇地說：“這個人，叫他做什麼活，什麼活他就會做！”讚美主！因爲每一件事都有神慈愛的眷顧。在苦難的日子裏，主爲祂自己大名的緣故，無時不暗暗地將我們保守看顧。因神的恩，甚至連頑牛也聽了話。

在那個離開票證²⁴寸步難行的時代，蔣世光家一直沒有糧食供應。有一次，書記把蔣世光叫去，把一疊子糧票按他們家人口放在桌子上，說：

“兩條路：你靠上帝，就走；靠黨，把耶穌棄掉，馬上給你供應。”

書記轉過臉對邊上的民兵說：“我讓他扁他就扁，叫他圓他就圓。”

他又得意地問世光：“你到底要哪個：耶穌還是糧票？”

²³ 大寨：地名。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生產)大隊，原爲“七溝八梁一面坡”的窮山村。大寨人艱苦奮鬥，開出梯田，修築水渠，向山要糧，改變貧困狀態。1964年，被中央政府豎立爲全國先進典型，是爲“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

²⁴ “票證”：指政府按人口定量發放的糧票、油票、糖票、布票等。若無這些票證，生活就極艱難，只好買黑市或自由市場的高價糧油等。

世光回答說：“書記，如果爲了票證就把主否認了，我就不至於落到這樣卑賤的光景。我要耶穌。至於票證，隨便你們給不給！”

但我們的天父怎樣養活天上的飛鳥，也照樣養活祂的兒女(太 6:26)。在這樣艱難的環境裏，神天天帶領他們走信心的道路。

那時，蝦峙島一直有聚會，有擘餅。蔣世光又經常出去到鎮海一帶聚會，每次來回最少三天，有時五天。每次出去，他都蒙神的帶領。一個受管制的人，竟沒有一次遭遇環境(指“試煉”)。

有一天，他同樂弟兄和周姐妹三人從象山聚會回來，在碼頭上正碰上周姐妹的大伯，他是村裏的支委委員。神加給世光力量，對姐妹說：“不用躲，有神同在！”

那人對蔣世光說：“某人，幫我把這些零件帶回去。”

世光就幫他拿到船裏。

那人又說：“這不是某某人的兒子，那不是某某人嗎？”

神保守他們，在後來批鬥的時候，那人並沒有揭發。在受苦之中若有神的同在，就無所畏懼。〈希伯來書〉說：“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裏就不喜歡他”(來 10:35,38)。

23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創世記 2:18)

到了 1978 年，有主內的長輩為蔣世光介紹了一個姊妹。看當時的環境，真是不可能，因他既沒有糧食供應，也沒有戶口。那一帶的外邦人，都說世光是個傻瓜，信耶穌只好打一輩子光棍。也有人勸他娶個瞎子、聾子作老婆，度度日子、留個後代吧。但世光相信，神必定對祂兒女的婚姻負一切的責任。那年他正好 30 歲。

那年冬天，主就帶領羅以姊妹來到他家中。那天，世光正在曬蕃薯乾，每天都有許多筐的任務必須完成。有人對他說：“姊妹來了。”他忙著拋蕃薯，一邊做活一邊說：“那晚上就聚會吧。”直到晚上八點鐘，他才回去。

羅以說：“我是爲了辦婚事來的。”

蔣世光說：“事就不必辦了，還是聚會吧。”

羅以很堅決地說：“我有主的帶領。”

於是世光說：“禱告吧！”

他對主說：“環境這麼惡劣，怎麼能結婚呢？恐怕結婚以後，麻煩更大了。”但是在禱告中，主賜給他神的話語加添信心，說：“那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王下 6:16)。他就把心放下來，接受神的帶領。

他們結婚非常地簡樸，生活也十分貧窮。多年做義務工，使得家中一貧如洗。外邦人不相信他們一無所有而能生活，常有婦女跑進他們家去翻鍋蓋，看看桌上擺著什麼、鍋裏煮著什麼。她們各方窺探、打聽，不服氣地說：“他這麼頑固，耶穌死也不退[意即死也不願意退出耶穌(她們以為是個有組織的宗教)]，一定是從台灣人領工資的。”

蔣世光結婚的時候，只有姑姑買了些菜和肉，同教會裏幾位肢體一起吃了一桌飯。他們一同禱告、唱詩，並為主作了見證。婚禮極其簡單，連外邦的親友都不知道。一直到羅以姊妹把花窗簾掛起來，才有人知道世光已經結了婚。

馬上就有人匯報給大隊書記，說：“蔣世光私自結婚了。”

書記把他叫了去，問：“聽說過你結婚了！你去把她叫來，我要給你好戲看看！”

世光覺得心疼，怕連累羅以姊妹受苦。但是神與她同在。羅以禱告完，覺得有主同在，就去找大隊書記。

究竟羅以姊妹是怎樣蒙神的帶領來到蔣世光的家中呢？

24

他們說：“我們把女子叫來問問她。”就叫了利

百加來，問她說：“你和這人同去嗎？”利百加說：“我去。”(創世記 24:57-58)

1972 年，羅以剛信主一個星期，蔣貽慶來鎮海，見到她後，說：“你信主後，行爲應該有改變，但一定要將榮耀歸給神。”後來，她又在胡振慶老弟兄家住住了 21 天。胡老弟兄教她唱詩歌：

何等愛來引我，
何等血來贖我，
何等恩來領我，
羊棚里安臥。

聖靈在她心里工作，她滿心喜樂，一邊唱一邊流淚。想起自己的過去，她在神面前認罪、悔改，心裡開始明白自己的一切污穢、罪行無人可以代贖，只有耶穌的寶血才能赦免。這時，她知道自己已被神重生，主耶穌的愛就充滿了她的心。

那時，傅老弟兄也給了她很多的幫助。

從此，她不再用自己的原名，改叫羅以。

有一天，一位主內長輩對羅以姊妹說：“你婚姻的事是配給世光弟兄。”

她回答說：“如果是神的旨意，我願意順服。”

但是那一天晚上她沒有睡著覺，心裏掙扎得厲害。原來，她家中有三個哥哥、三個姐姐，都不信主，其中一個姐夫、一個哥哥還是黨員。在那個政治氣氛如此濃厚的時代裏，她要嫁給一個出生於“反革

命家庭”的弟兄，一定會遭致全家的強烈反對。她就與主摔跤。

正在軟弱的時候，神的僕人又問她：“主有沒有對你說過話？”

羅以想起主曾對她說過：“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我父把羊賜給我，祂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

正講到一半，裏面就有聖靈的印證。羅以於是順服下來，願意與主同受苦難，定意卑微跟隨主。主就與她同在。

那時，她裏面有個意思：“約瑟是被哥哥們出賣的。”她就知道哥哥、姐夫都站在世界的高位上，此事不可對他們講說。於是她就隱瞞，只向老父親介紹了婚姻對象家庭的實情。

羅以問父親：“我是因魔鬼攻擊而信主的。我要聽主的話，順服主，好不好？”

父親說：“應該順服主的。”父親雖然也信主，但不太明白，還沒有生命；不過，他對主很順服。

神的僕人對羅以說：“下半年就可以結婚了。”她裏面也有這樣的感動。

但是有一位弟兄從海島回來後說，從外面環境來看，不可能結婚。他就攔阻這事。那時，島上有不信主的外邦人因結婚沒有登記，半夜被民兵抓去，脫去外衣，綁在電線竿上。

後來，那位主內長輩也因這樣的風聲而攔阻她結

婚。

她又問主，主對她說：“約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漲過兩岸(參書 3:15)。主若不許，都要淹死；主若說下去，約旦河水一定會乾。”有位程姊妹聽說當時海島環境這樣惡劣，沒有姐妹敢作羅以的陪伴，就主動請求說：“我願意陪姐妹去，因為我信主後還沒有嘗過環境(試煉)的艱苦，這次讓我來尝尝。”

於是，她不顧任何人的反對，因相信主的話而心裏有力量。

長輩說，要先登記結婚。羅以心裏卻有神的話：“神的旨意不需要人的幫助。”她同程姊妹就來到海島，正遇上蔣世光弟兄在曬蕃薯。

有一位神的僕人後來才趕到。但羅以心裏說：“人不在，神在。有神為我們作見證。”

那天晚上他們就結了婚。

結婚後一個星期，他們一起回到羅以家，把哥哥、嫂嫂、姐姐們都叫來，將事情的經過原委都講述一遍。蔣世光自己作見證，把父親為主坐牢、殉道，和自己經歷的苦難，一一述說，毫無隱瞞。哥哥姐姐們聽了，都流下眼淚——為最小的妹妹走上這條道路而難過。

他們想為妹妹重新辦喜事，但二哥知道後，堅決不同意。他說：“結婚不結婚又看不出來。母親已經離世，只剩下最小的妹妹在家，不能讓她吃苦。”他就反對這樁婚事。

二哥和大姐夫都來了以後，又召開家庭會議。二

哥提出一個妥協的建議。他要蔣世光到幹部面前，承認自己不要耶穌了，這樣可以有戶口（及糧油供應）。

他指出：“從來沒有人談婚姻的事卻沒有戶口的。人人都有戶口；你沒有戶口怎麼生活呢？”

蔣世光回答說：“我們要在眾人面前認主，不能否認主！”

二哥很生氣：“你用宗教手段騙我小妹，我要把你交給公安局。”

這時，羅以站起來，一面哭，一面說：“二哥，婚姻自由，是我自己要他的。如果把弟兄交給公安局，就把我一起交出去，不可難為弟兄。”

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就起來離開母家，往海島去了。大嫂一面送行，一面流淚說：“你從小生下來就很苦，常常哭。母親多病；你如今又走了這條路。大嫂也沒權給你辦喜酒。”

羅以在回去的路上，因想起這些話而有些軟弱，不禁心頭有些自憐。這自憐自愛的感情成爲她後來有一段時間失敗的原因。

25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猶大書 21)

回到家裏，村裏的幹部叫羅以去村裏一趟。她禱告後，覺得裏面靠主有力量，就與蔣世光的大妹一同去見書記。

到了書記辦公室，他不在。會計說，他到碼頭上去了。羅以就禱告，主說：“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太 5:41）。主使她沒有懼怕，她就到碼頭去找書記，並沒有找見。在回來的路上，才碰到他。

書記送走了客人之後，就把羅以她們帶到一個製酒的閣樓上。書記對羅以說：“你是非法結婚的！”

羅以默默禱告天上的神，求神管理自己與對方的心並賜下當說的話。

她說：“我今年 27 歲，我丈夫 30 歲。登記也是按年齡登記的。我已經去公社裏把（同意結婚登記的）證明打來了。”

書記從口袋裏摸出那張證明來說：“你沒有登記。這不過是從某某地方拿來的證明。你們結婚是非法的。”

她說：“登記也是按著年齡登記的。”

書記反復地說：“你們是非法的。”她也不時地聲明一下。這樣過去了大約一個小時。

書記最後警告她說：“你們不可同睡在一張床上。如果民兵值夜時發現，就要把你送到你本大隊裏去。”

但是主與她同在，靈裏的意思知道已經沒事了，就回家去。

過了半個月，婦女主任對蔣世光說：“叫你的老婆幹農活來。”羅以就平平安安地去了。

她本不會挑重擔。因為海島的男人都出海捕魚去了，所以婦女們每天做農活。羅以每天挑著蕃薯或是糞肥，在水庫的一百個台階上上去下來。有一次，她挑著蕃薯要過一個小溝，因為要趕去燒飯，被催促著跳過去，不小心就摔倒了。當時她肚子裏還懷著五個多月的身孕。

她從地上爬起來，一面流淚，一面收拾起蕃薯。回去後，她又一邊燒飯，一邊流淚，心裏難過，覺得擔子難挑。雖然環境如此艱難，眼裏有淚，但神所賜的平安仍然保守她。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生活的艱難與羞辱使她慢慢軟弱下來。環境釋放了（試煉緩解一點）以後，弟兄姐妹都盼望她能起來服事主，因為主給她有作出口的恩典。

但她並不去聚會，很快地告訴他們說：“我不去。”

一次，兒子生病，發了高燒。蔣世光又在外做苦工，她們母子倆面對著面。她的心又回到主面前。帶兒看病買藥後，她去了一位姐妹家。那位姐妹問她說：“這次我們聚會去，你去不去？”她回答說：“我去！”

在聚會的地方，一位神的僕人講到一位母親，在女兒三歲時失去了丈夫。她含辛茹苦地做女工，把女兒養大，直到女兒大學畢業，分配了工作。後來一年

年地過去，女兒漸漸忘記了母親的愛和養育之情。母親來的時候，女兒冷冷的。以前母親來，女兒總是帶著她去看熱鬧，買好東西給母親吃。但現在她冷冷的。母親住了三天，暗暗地回家去了。不久，母親生病了。表兄寫信叫她回來，她卻不來。直到母親離世的時候，她才回來。那位母親離世之時，仍然喊著女兒的名字：“某某，你回來！某某，你回來！”她囑咐要把女兒愛吃的東西放在抽屜裏，在她來的時候可以給她吃。遲到的女兒在母親墳前大聲哀哭，她把好吃的帶給母親，卻再也來不及了。

羅以一面聽，心裏一面默默流淚：主愛我，爲我死；主用愛吸引我，帶領我，養大我。但我卻忘記祂，遠離了祂。她聽見主的責備，心裏領受了主的心意等到主回來的時候，我們再想愛主就再也來不及了。

我們真是何等軟弱的器皿！我們或有得勝，乃是出於神大能的保守。我們常常失敗軟弱，卻因神的憐憫，仍然不至仆倒滅亡。願神保守我們常在祂的愛中，仰望主耶穌的憐憫直到永生。

26

耶和華啊！求祢憐憫我們，憐憫我們，因為我們被藐視，已到極處。我們被那些安逸人的譏諷和驕傲人的藐視，已到極處。(詩篇 123:3-4)

1979年正月，蔣世光在大妹夫家裏聚會。在那個曠野一樣乾旱疲乏的年代裏，弟兄姐妹一見面就覺得主的同在，一交通就有說不完的主的愛。

有一天晚上，蔣世光坐在肢體們中間，默默回想父親在世時苦難的歷程，不知道自己哪一天能從苦難的爐中得釋放。又想到全國有多少基督徒此刻都在苦難的深淵裏。在聖靈的感動和澆灌下，他們同心合意地跪下，為中國教會切切地向神禱告。

那禱告仿佛直達到神的面前，如同但以理在被擄到巴比倫的第七十年，揚聲為耶路撒冷祈求復興與歸回(但9:1-19)。

那次聚會時，有知情者來勸蔣世光不要參加，因為大隊支委已經討論過了：個人信仰不要緊，只是不可以聚會。但蔣世光裏面的意思是要他去。

這次聚會有一百多人參加，許多軟弱的信徒也都起來了。樂弟兄講道時，蔣世光坐在他旁邊。就在這時候，民兵衝進會場，將蔣世光帶走了。

在回去的路上，民兵們竊竊私語：“信耶穌的紀律真好！一百多人沒有一點聲音；年老年少都沒一個開小差的。”

“我們開會時，上面大會，下面小會。剛才我們叫他出來，別的人一個也不動，繼續聚會。”

其中一個蝦峙區管宗教的民兵說：“基督徒，最好不要去惹他。好像拍皮球，越拍越高；他們的口號是‘為耶穌受苦得榮耀’。我們搞了這麼多年，結果

基督徒越來越多！”

蔣世光被帶到書記面前。書記說：“聚會？好！明天開始，到船上做苦活去！”

世光知道自己已經 31 歲，吃不消海裏的風浪，只有那些十六、七歲就開始捕魚的人，才能在大浪裏穩行。他只有默默禱告交托主。

書記分配給他船上最卑賤的職務——“二槳”²⁵，又吩咐船上所有的人都可以指揮、管制他。世光在船上，白天黑夜地嘔吐，吐出滿盆的黃水來，什麼也不敢吃。船老大的哨子一響，他就要立刻去拔網²⁶。

一天，剛下好網，蔣世光在船上獨自默默流淚。那時，神賜給他一首詩歌“願祢爲大”（〈選本〉第 315 首），聖靈澆在他的身上。當他唱到“作祢奴僕，行祢旨意，一生不再自由”時，心裏滿了主的榮光與同在，立時起來，擦乾眼淚，又開始倒飯、倒水，服侍船上的人。

他自己不敢吃飯，待別人吃完後，還要收拾、洗碗。

船老大有憐憫的心，對船員們說：“你們不可以欺負他。他是爲信耶穌到這裏來的。他本不應該到船上來，也有手藝。”

蔣世光在船上做了九個月，沒有好好吃過一頓飯，晝夜嘔吐。他瘦得像皮包骨頭，日子何等地難捱

²⁵ “二槳”：漁船上最低賤、最苦的工作，一般都是剛上船學徒的人做的工。船上任何人都可以隨意打、罵二槳。

²⁶ “拔網”：將魚網拖上。

(熬)！

浪大的時候，船老大說：“你不要怕羞，就在船上爬吧！掉到海裏去要喪命的！”於是，他兩隻手夾著熱水壺和飯，在甲班上爬來爬去送給他們。

在唱“願祢為大”後沒幾天，船長暗暗地問世光：“你喜歡打漁嗎？”

他回答說：“船長，我不會下海，是因為信耶穌聚會，才到船上做活的。”

船長說：“你上岸回家去吧。”

“這責任你擔當不起的，”世光提醒他。

“沒關係！”船長堅持說，“你只管收拾東西吧！”

世光上了岸，到了書記那裏。書記說：“誰叫你上來的？”

“我真的吃不消了，自己上來的。”

“好，回去吧。給你點顏色看看！”

基督的僕人們哪，當你被世人藐視到極處，似乎被踐踏在灰塵裏無法喘息的時候，你能否同寫詩的人一起唱出：

願祢為大，哦，主耶穌！

我心真是要求：

做祢奴僕，行祢旨意，

一生不再自由。

(《聖徒詩歌》第 270 首)

當時蔣弟兄在船上爬著的時候，就唱起了這首詩

歌。他如同看見了那不能看見的主(來 11:27)。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哥林多後書 4:17-18)

27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帖撒羅尼迦前書 5:19)

上岸半個月後，廣播又叫蔣世光的名字。母親和妹妹一聽見廣播的聲音就害怕。世光禱告後，心裏得著主同在的平安。

這回書記安排他去張網，四個人一條小船。在張網廠報到時，他被安排在一條產量最低的船上，每六個小時出海一次。

家裏仍然沒有糧食供應。從 1973 年到 1976 年，世光一直做義務工。從 1977 年開始，有了四分工分；到 1978 年有七分工分，並摘掉了黑牌子。1979 年因為聚會的緣故，又被減到四分工分。

沒有米，蔣世光天天都吃地瓜(蕃薯)乾。地瓜吃得發虛，後來就改吃海蜇。別人吃海蜇不要錢，他卻要收兩分錢一碗。他覺得太貴，因為連吃好幾碗也不覺得飽。

張網廠裏燒飯的有一位姐妹，她的見證並不好。有一次，只有她在燒飯，她就給蔣世光的罐子(餐具)上作了個十字架的記號，爲了方便辨認。哪知到了開飯時，有一個船老大拿錯了罐子。他看見十字架的記號，一把摔在地上，怒聲斥責：“到了這裏還不老實！”

蔣世光一聲不響，默默承受。那位姐妹連忙說：“是我，是我……無意中劃的。”風浪才平靜下去。

那時，妻子因家裏生活艱難；在娘家，哥哥、姐夫都是有地位的人，她就低頭進，低頭出。嫂子的同情又使她產生自愛自憐的心，就不願再走這條同主受苦的道路。

又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蔣貽慶爲主殉道之後，有一位神的僕人說：“他是死在自己的罪中。”這位老弟兄又把這個消息帶到了整個普陀縣；在沈家門聚會時，有一位執事甚至在台上說蔣貽慶“不得救”。

這樣的毀謗深深地刺透了世光和他親人的心。

世光的表弟聽見了，當時就跌倒，不再走這條道路了。他困惑地問：“兩次勞改、殉道都‘不得救’，那我們還走(這條路幹)什麼呢？”[或作“那我們還走什麼(道路)呢？”(或作“那我們還走什麼(道路)呢？”)]

妻子對世光說：“你爸爸走這路，還‘死在自己的罪中’。你不要再走了！”當初她憑信心，來到弟兄沒有戶口、沒有糧食、沒有房子的家中，如今卻因

這位老僕人的話而軟弱了。

世光說：“主在地上，也曾被文士和法利賽人稱爲“被鬼附的人”，他們說祂是“靠著鬼王別西卜趕鬼。”祂被舉起掛在木架上，人們把祂列在罪犯之中，誰知祂是爲我們的罪孽被壓傷，受盡凌辱苦刑呢？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太10:24)。

1980年，“呼喊派”²⁷進入海島。那時，蔣世光不在家，已經離開張網廠，又到鮮船上工作，把外海打來的魚過秤，接船，運到岸上。慈溪的一位周弟兄把“呼喊派”帶到蝦峙，蔣世光的妹夫也接受了。

世光回家後，將他們叫到家中，勸說：“這不是神的心意。神是叫人安靜，不是叫人混亂”(林前14:33)。

²⁷ 在“呼喊派”中，也有部分弟兄姊妹覺得李常受錯了，太離譜了。但是他們被李用錯謬的道理牢籠住了，以致於：

1)不敢“用愛心說誠實話”(參弗4:15)，說了也沒有用。一位老同工曲卯民弟兄曾向李指出過；同工約翰·英格斯也指出過。國內也有弟兄在大陸開放之初，鄭重地把一本批判李常受錯謬的〈反對更改福音、歪曲經訓〉的油印材料親手交給李的長女婿陶正平弟兄，一再叮囑他帶回美國交李常受弟兄。這份材料內有十篇由陳恪三弟兄等長輩同工爲真道爭辯所寫的文章。但李常受卻執意“錯到底！”真是出奇地傲慢、頑固不化！這都與他身上“另一個靈”有關。

2)不敢離開呼喊會所，因爲李說，惟有呼喊會所才是教會，別的基督徒團體都不是，所以離開呼喊會所就是“死路”一條。

3)怕“得罪(李常受這個所謂代表的)權柄”、因“不服權柄”而落得個長大癡瘋的下場(民12章)。哦，讓我們同心奉主耶穌的名捆綁撒但！

——轉引自《上山之鑰》第一章/附錄一“關於李常受及其嚴重錯謬”
[中國大陸聖徒見證事工部出版發行/2001年/(61-66頁)]

但妹夫說：“這是新的亮光，新的開端。‘主小，我大，把主吃下去’，就成聖了。”

蔣世光勸他們守住從起初所領受的真道，棄絕假道異端。但他們心裏剛硬，不肯回轉。有幾次，聖靈感動蔣世光再去勸他們，但他想到妹夫的剛硬，也為保留自己，就消滅聖靈的感動，沒有去勸。為此，他留下深深的遺憾。

神的兒女應當活在聖靈的光中，天天受祂引領，順服聖靈。離開聖靈的引領，誰能走得上這條十字架的窄路呢？

還有一次，是在 1975 年受熬煉的時候，蔣世光每天掛著黑牌子做義務工。當時，主的靈清楚地感動他傳福音給同村一位姓李的老婦人。他對主說：“我掛著黑牌打掃廁所，受盡羞辱。若再傳福音，火上澆油，豈不沒命了嗎？”

可是過了七天，老婦人在晚上睡夢中被魔鬼引誘，不知不覺出到門外，跳下了水庫。第二天，屍體已經漂在水庫裏。

蔣世光流下眼淚，因為保留自己，沒有順服聖靈，失去了愛靈魂的心。他幾次禱告，都不能平安，想到將來在基督台前無法彌補這樣的虧欠。因為主的話說：“不可消滅聖靈的感動”（太 10:24），又說“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羅 8:6）²⁸。

²⁸ 參《約翰壹書》1:7-10。我們真誠悔改認罪之後，要相信主寶血的功效。

在 1981 年的一天晨更的時候，主賜給他一句話：“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 430 年。正滿了 430 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出來了”（出 12:40-41）。那時，他兒子剛剛生下不久。

不到一個星期，書記又問他：“你要耶穌，還是要戶口？”

蔣世光並沒有思想，立刻回答說：“書記，不要耶穌，我不會到今天這個地步。”

“要耶穌？你去吧！”

其實，當時已經有了糧食供應，因為上面普查下來，終於給蔣世光上了戶口。

整整八年的時間——不是八天，不是八個月——蔣世光踩著父親血跡的腳蹤隨主走過。沒有戶口，沒有糧食，沒有享受世人所有的最基本的作人的權利；他所有的只是做不完的苦工、毒打、辱罵與貧窮。曬鹽廠、化工廠、……什麼工都做過。

他對自己的兒子說：“我們或處豐富，或處貧窮，吃穿都不要求，也不追求世界的快樂。當你爺爺走道路時，我只有七歲，姑姑三歲。過年時，別人放鞭炮，我們家關上門哭一場。我問母親：‘爸爸在哪裏？’母親就回答說：‘你以後會知道的。’”

當蔣世光還在北方時，曾與一位青海的大學生睡在一個炕上。那人因劃為右派而勞改。他們一個人讀〈毛澤東選集〉四卷，一個人讀聖經。大學生曾經裝病不出工，躲在房間裏，用十五天時間，讀完一遍聖經。他說：“我看是看了，也不明白。”又問：“耶

耶穌真的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嗎？使你們全家甘心情願來到這荒原受苦。將來我要給你寫本書，書名就叫‘鴻雁難歸’。”

是啊，若不是神施恩，將人的石心換成肉心，誰能明白神的道呢？

人的一生一旦與耶穌相遇、被主的愛吸引，就一生隨祂遠去，永不分離。這其中愛的故事，怎能述說得完全呢？當眾聖徒都匯聚在榮耀光明的寶座前，一一述說主與我們愛情的故事時，恐怕萬有都要一同敬拜、流淚、讚美……

不久我們聚集河邊，
不久旅程到終點，
不久心因喜樂抖顫，
來和歌聲在高天。
我們必將聚集河邊，
真美麗又真光明的河邊，
同眾聖徒聚集在河邊，
安流在神寶座前。

(<選本附錄>第 22 首)

28

因為義人雖七次跌倒，仍必興起。(箴言書 24:16)

自從八十年代以後，生活開始有了來源，但愛主的心卻冷淡了。

蔣世光每次要出去做主工、聚會，妻子就百般攔阻，怕他遭遇環境(不測、逼迫)，怕他受苦。

母親經過許多次的打擊，心中也膽怯、懼怕，懷疑神的大能。一次，她吃了兒媳帶來的薄荷糖，非說裏面放了毒藥，與兒媳鬧別扭。

並且，她仍然認定丈夫生前犯了姦淫。兒媳婦爲此懇切禱告，靈裏非常迫切，並請來許多屬靈的長者爲她禱告，勸勉，叫她悔改。可是她不肯聽，每次只說：“人都是不可靠的，只有耶穌最可靠！”

仇敵攻擊她的信心，使她疑惑、懼怕。她看見水缸裏濺入的油花，就疑心有人下毒要害自己，拼命地舀出來；有時看見菜的顏色略有不同，就疑心媳婦要害她。兒媳每次要端著菜解釋半天，她才將信將疑地吃下去。

然而，“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羅 8:28)。每次媳婦心中覺得委屈難過的時候，主就叫她默默無聲，並主動與婆婆和好。

這樣的光景一直持續到婆婆離世前三個月才改變。那一天，陳梅蘭身體不適，媳婦對她說：“婆婆，你大便不通，我給你燒點蔬菜吃，多放點油，芹菜涼血，菠菜補血。”她聽見菠菜補血，就吃了許多。哪知到了半夜 11 點，她開始嘔吐，吐出來的都是菠菜，一粒飯粒也沒有。羅以說：“你又多想了

吧？”她誠實地說：“想過了。”媳婦說：

“婆婆，起來！我們穿好衣服，在耶穌面前一起禱告，你要將從小到老一切的罪都向耶穌承認！”

聖靈奇妙地在老人的心裏動工，以往固執不肯聽勸的她，那夜向神流淚，一一悔改自己的罪。

第二天，媳婦又叫了一位姐妹來，一起為婆婆禱告，求主叫她悔改兩件事：一件是懷疑丈夫、逼迫神的僕人，一件是疑心媳婦往菜裏下毒。聖靈又大大地工作，陳梅蘭在主面前痛哭認罪：“主啊，我媳婦為愛你的緣故，到海島孤單一人，被她兄嫂、姐姐輕看，嫁到我家裏，我還作她的十字架……”

頓時，她心靈裏所有的捆綁都脫開，所有的疑心一掃而空。這是主奇妙的作為，顯出祂的榮耀來。神也親自為祂忠心的僕人辨明了冤屈。

從那以後，她完全得了釋放，和兒媳的關係真正親密如同母女。媳婦(羅以)流不盡感恩的淚，心中無比的平安和舒坦。

這時她已是肝癌晚期，但神卻有奇妙的保守。外邦人問她說：“大媽，您疼不疼？”她說：“不疼。疼怎麼能忍得住呢？”鎮醫院的院長怕她疼痛難當，特別允許給她開嗎啡針鎮痛。但是主擔當了她一切的疼痛，她至終沒有打嗎啡針，也沒有吃一片止痛藥。

親友們對老人家說：“您再留下來和我們作伴吧！”

她安詳平靜地說：“我不作伴了。我要到天堂享福去了。”

弟兄爲她禱告，她就平安離世，仿佛進入睡夢一般。外邦親友都驚奇，就歸榮耀於神。葬禮的那天，各地來的弟兄姐妹一百多人在門前的小街上排成長長的一列，令街坊鄰居都驚嘆不已。

爲主受苦的人真是有福的！因爲主給他們的結局美好、得勝。主用慈愛的雙手平安地接引祂的孩子回到天家，她也息下了一切的勞苦，進入有福的安息。姊妹在世時所受的苦，只有主知道。她怎樣挑水爲三百多社員燒水，掛著黑牌打掃廁所，在那個沒有戶口、沒有糧食的年代裏，自己不吃，節省給兒女吃。

有一次，普陀區水產局局長視察漁區時，順路來看望老人。他身穿中山裝，口袋裏別著鋼筆，找到了蔣家的老房子。他看見蔣貽慶的妻子，叫了一聲：“姐姐！”她看著這個人的打扮，心裏懼怕，倒退了一步。他又叫一聲：“姐姐！”她就一步步後退，直到退進屋子，把房門緊緊關上，心驚膽顫。

後來局長碰見蔣世光，問他：“你媽怎麼成這樣子了？我從小在你家玩大的，但現在我叫一聲‘姐姐’，她就退一步。我都流下眼淚來。老人家被折騰成了這個樣子！”

1979年下半年，神施恩，復興了整個普陀縣的教會，弟兄姐妹都被主的愛征服了。但蔣世光因著父親被人毀謗和妻子的攔阻，沒有起來參加聚會²⁹。1984

²⁹ “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爲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所以，時候未到，什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他要照

年，政策開放了，蔣世光開起了店鋪。那時，肢體們來往、交通、分享已較前自由，但他仍沒有起來。1985年母親離世歸主。

1986年，妻子第一次赴六橫聚會。那天，蔣世光與兒子一起在床上唱起了詩歌：

茫茫大海波浪洶湧不息，
遙遙路荆棘叢叢使人難行；
我心我情如浪濤難平靜，
想念我主在世曾經此境。

……

多人蒙召少人肯願跟從，
曾奉獻卻半途退畏縮蹤；
祭壇虛空主祢心何傷痛，
含淚代禱激我心再盡忠。

我是一匹拴住的小驢駒，
順服主旨使主因我歡喜；
報主恩寵我願與主同去，
直到見主榮面接我冠冕。

(〈整編詩〉第1首)

藉著這首詩歌，聖靈大大地感動了蔣世光。他抱著兒子，一邊唱，一邊流淚，向主禱告說：“主啊！我是祢的人。這許多年日我都虛度了！今天我要愛

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
(林前 4:3- 5)。

祢，但是我沒有力量；祢知我的光景。”

兒子用小手擦他的眼淚說：“爸爸，你不要哭。”

原來神正奇妙地工作，在那一天感動海島的眾教會切切地為蔣世光禱告。妻子回來後，對他說：“眾教會為你禱告。你起來！聚會去吧！”

義人雖然七次跌倒，仍必起來，因為耶和華的慈愛扶助他。聖經說：“義人的腳步，被耶和華立定；他的道路，耶和華也喜愛。他雖失腳，也不至全身仆倒，因為耶和華用手攙扶他”（詩 37:23-24）。

1986 年，蔣世光重新開始參加眾教會的聚會，裏面的力量開始復興，一次又一次得到靈裏的澆灌。

那時，主又賜給他一句話堅固他的信心，是〈耶利米書〉上的。主說：“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並地上的眾民反對。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耶 1:18-19）。

29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使徒行傳 1:8）

直到 1990 年，聖靈都帶領普陀的教會。每一次的聚會都使弟兄姐妹被主的愛吸引，看罪人的靈魂為寶貴。主的靈將福音的愛火在眾海島點燃起來，原來眾海島都等候神的救恩(賽 51:5)。

1990 年初一，蔣世光與妻子先到鎮海親戚家傳福音。他們從初五起，在蝦峙本村開始，挨家挨戶地傳福音一天，但沒有人接受。在 1992 年眾教會的一次聚會中，有四十位弟兄姐妹奉獻自己在主的愛的祭壇上。聖靈指示他們要向外傳揚福音。十二位肢體第一批出去，往遙遠的地方去撒福音的種籽。

蔣世光在 1993 年第一次來到 J.X.的福音工場，就遭遇了環境(試煉)。他因弟兄姐妹的需要，不顧同工的攔阻，前往 N.G.K.聚會。途中恰逢滂沱大雨，他背著一大袋聖經和詩歌本，走了二十多里泥濘的路。大雨傾盆，甚至眼不能睜，天色也漸黑，他們迷了路。同工程姐妹難過地說：“我把你帶到絕路上來了。”

“姊妹不用埋怨。我們上山吧，山上可以看見下面的光。”

他們剛翻過一個小山坡，就看見一戶人家。敲開門，竟是一位姊妹家。他們很快來到聚會的王大伯家，那時他家裏已經有二十位初信者在等待了。晚上聚會開始時已是十點多鐘，但弟兄姐妹渴慕要主，禱告、唱詩、讀經，直到一點多都不肯離開。

第二天一清早，他們就開始挨家挨戶地傳福音，那時早飯、中飯都不享受。

正當他們在對面村裏傳福音時，有人跑來說，鄉政府的警車來了，共有十五、六個警察。

兩位同工姊妹非常剛強，硬逼著蔣弟兄快離開。她們說：“我們去村幹部那裏去傳過(福音)，現在只說我們是兩個人。”

“我怎麼能丟下你們姊妹呢？”

“不，快走！你不走，我們的擔子更重了。”

他們三人趴在地上流淚禱告後，蔣世光就奔下山包。他剛到山包下面，就看見公安扇字形地包圍了那山。

“不許動！”他們吼道。

姊妹們笑笑說：“我們又不搞什麼，‘不許動’作什麼？”

“那個男的呢？”

“沒有男的，就我們兩個。”

“沒有？昨天晚上背大包進來的是誰？”

公安人員把兩位姊妹帶到王大伯的家裏，查問說：“男的帶來發報機、槍枝彈藥沒有？”

“他們傳福音，帶來的是聖經。什麼發報機啊？”王大伯驚訝地說。

他們把姊妹帶了去，打了她們，並不太重。天將晚時，又在街上放了她們，有盯梢的跟在後面。

這時，蔣世光身上沒有帶身份證，僅有五元錢，蒙神的帶領，搭車回到了 W.Y.，來到了肢體們中間。他們同心禱告時，主說：“我是獨行其事的神。以色列的真神，祂榮耀的名是應當稱頌的。”於是，他們

放下心來，知道主必平安引領。

三天後，蔣世光又到了P村，後又轉到Q.Z.。

那裏有一位姓廖的鄉科技委員，是個老共產黨員，爲人耿直、嚴肅。他隔著一公尺遠，不即不離地跟著蔣世光。

世光拿著福音單張，挨家挨戶地傳福音。有一次，世光到了一位江西地質局退休老工人家傳講。

老人說：“我們這裏的‘神’很多，究竟哪一個是真的？”

“泥塑木雕，是人造的。只有耶穌是真神，創造宇宙萬有。”

“對，這倒是真的。我需要出多少錢？”

“白白地！”

“天下有這麼好的事？”

“只需要一個代價，就是承認自己是罪人。”

“罪人？”老人生氣地說：“我有什麼罪？我若有罪，公安局會來抓我，不要你們從浙江這麼遠來譏弄我！”

“犯法才要被抓，”蔣弟兄耐心解釋道。“我們是罪人，因爲我們心裏都有貪心、妒嫉、拜偶像。……”

神使老人謙卑、醒悟過來。他說：“我要耶穌！”接著，他叫來老伴，兩人當即跪下禱告，接受了耶穌，他的心裏好喜樂。神使清晨的日光照亮那些坐在黑暗死蔭裏的人，使遍地都結出生命與喜樂的果子來。

姓廖的黨員跟了蔣世光三天，最後問他說：“耶穌到底是哪位神？”

“真神！耶穌為罪人釘十字架。”

“我看你把這聖經書到處送人，這錢和車費是從哪裏來的？”

“自己的。”

“天下有這樣好的人嗎？你現在雖不要錢，將來再來騙人、抓人、要錢！”

“我把身份證給你看，號碼也給你。天上的神知道。”

“你經濟的來源？”

“我在家鄉開了店鋪，家中只有三口人。車費、聖經都是自己省下來的錢買的。白白得來，也白白捨去。”

“你真是天下第一好人！”

“不是我們好，是耶穌的恩典。”

“我也好信嗎？”這位共產黨員接受了耶穌，從此跟從主。事後，廖弟兄對蔣世光說：“我那時以為你是美蔣特務，還防備你有手槍呢。真是可笑！”

廖弟兄忠心地跟隨主。前不久剛剛因肺癌動了手術。全教會都為他禱告，在主的愛裏來看望他。

醫生稀奇地說：“這麼多人來看你！這麼親！你是誰？手術很稀奇，很平安，很成功！”

他喜樂地作見證：“我是耶穌的兒女。祂的恩藉著你的手醫好了我。”

廖弟兄手術後恢復得很好，現在可以步行到 8 里

以外的地方去參加聚會。而他鎮上的書記，患了同樣的病，卻死在手術台上。

30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羅馬書 1:16)

在福音禾場真是看見神的大能！祂的作為奇妙，祂的拯救何等榮耀！遍地都有大喜樂。

那裏有一位 L 弟兄，原是贛縣四圍有名的大流氓、慣竊犯，曾多次在各省坐過牢。他第一個妻子是被他逼死的。他只說了一句：“我不要你了。”那婦人自知無望，就喝農藥自殺了。

公安局都怕他，驗尸時不敢追查，草草了事。

後來，他又到湖南騙來一個姓張的女子。他身著西裝，打著領帶，風度翩翩，自稱是鄉鎮企業家，未婚，跑外勤。於是，他們私自結婚，並回到贛縣。一到家，他就領出兩個孩子來，對女子說：“這兩個兒子就是你的兒子。”女子方知上當。

他得意地說：“你逃不出我的手！在贛州，我只要一個電話，不用我出面。在江西省，隨便你逃。”女子知道自己身陷虎穴，無處可逃。她心想：“總有一天我要弄死你這兩個兒子。”

她在 L 家度日如年，在煩燥之中，痛苦無望，常

常惡待兩個兒子和婆婆。L 從外地作案回來，知道她苦待自己的母親和兒子，就拳腳相加。

那時，在 M.L. 已經有了聚會。一個主日，當這位姓張的婦人正在街上傷心徬徨的時候，聽見遠處傳來優美的唱詩聲。她心裏覺得好聽，就循聲尋去，坐在聚會後的後排。有姐妹把福音傳給了她。後來，她在一次聚會中悔改，生命發生了奇妙的改變。在十字架的愛的感召下，仇恨竟變作了愛。

從此，張姊妹把 L 的兩個兒子當作親生的兒子來看。悔改後的第二天早晨，她第一次親自給他們穿好衣褲，又給他們錢去買油條吃（油條在那裏是奢侈品）。神又感動她給婆婆買油條。當孫子把油條遞給奶奶，說“這是媽媽拿給你的”時，老人拿著油條就哭了。

基督耶穌活在一個人的心中，他的生命就必發生奇妙、美麗的改變。

過了一段時間，L 從外地回來，母親和兒子都告訴他妻子奇妙的改變。他笑笑，心想：“終究是我的拳頭硬。”

吃飯時，妻子對他說：“我今天得著了耶穌。你也信吧。”他本想發作，但因看見妻子真實的改變，又不得不服。他陪妻子去作禮拜，坐在最後，一面聽聽，一面抽煙，心不在焉。

可是，誰能測透神福音的大能呢？在一次大約有兩百人參加的福音聚會中，聖靈大大地工作。他被聖靈催促，禁不住站起來，大哭悔改。這個從不流淚的

硬漢子，打死也不認罪的人，卻無法抗拒這福音的大能。他大聲痛哭悔改說：“耶穌，我是個大罪人！我老婆是被我害死的！……”一幕幕罪惡過犯擺在他面前。他因悔改相信，心中得到了赦罪的平安和喜樂。

真實生命的改變，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可以感化不信、硬心的親人(彼前 3:1-2)。只怕許多時候，是因為我們的生命沒有改變而攔阻了親友的得救。

L 弟兄得救以後，雖無文化，卻到處傳揚福音。他們夫妻倆同心愛主，接待聚會，一次一次在愛的激勵下為主作工。蔣世光曾坐 L 弟兄的摩托車在福音禾場上奔波，一路上都有人與他打招呼。L 弟兄幽默地說：“這些人過去都是我的手下和同黨。”

1999 年下半年，贛州市電視台和新聞記者大張旗鼓地來到他家，對他說：“你人生的改變震動了整個贛州。我們要把你的事蹟——在毛澤東思想和“四化”³⁰開放政策的指導下的轉變經歷——作個錄像，教育廣大的江西人民學習你的榜樣。”

L 弟兄先是笑笑，並不作聲。本縣的領導一一都到了。在記者的催促下，他嚴肅動情地說到：“沒有耶穌，我就沒有這樣的人生，也沒有這個家！過去把牢底坐穿我都不會交代，……”

記者勸解他說：“你不要說耶穌，你要說說改革開放的新風尚。你這樣說‘耶穌改變了你的人生’，

³⁰ “四化”：工業、農業、軍事、科技四個現代化。

我們一宣傳，整個贛州都要信耶穌了。”

“我沒有別的好說的，只有耶穌！”L 弟兄斬釘截鐵地告訴他們。

記者們大失所望，遺憾而去。

L 弟兄爲主作了榮耀的見證；他的人生是基督福音拯救大能的明證。法律、道德、牢房、刑獄，都不能拯救人，惟有基督的福音能拯救罪人，使我們脫離黑暗，進入光明，走聖潔、正直的人生路。

31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詩篇 126:5-6)

1996 年上半年，主又把蔣世光帶到贛縣。在乘木筏渡過贛州河之前，只有他和三位 1995 年初信的姊妹在一起。那時，聖靈感動他講十字架受苦的信息。他問主說：“以前都講信主得平安、得福氣，如今講十字架，姊妹們能擔當得起嗎？”但他順服裏面的帶領，就講要爲耶穌受苦、背十字架、甚至受逼迫、被鞭打、帶手銬、妻離子散、家業都搶去而不埋怨，主必在暗中保護；在患難中要好好禱告……。姊妹們聽了都默默無聲。

過河後走了 20 里路，他們仍邊走邊交通十字架的

道路和主保守的大能。到了 X.X.吃午飯，接待家的姊妹就流淚。蔣世光問她爲什麼哭，眾人都不回答。最後才知道，那位姊妹因爲聚會回來太晚，公公沒飯吃，打了她一頓，並大罵說：“你再把那個浙江人領來，我就不客氣，報告政府去！”

原來聖靈預先知道他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提前堅固他們的信心。

第二天要分手時，弟兄姐妹都大聲哭泣，不忍離開。他們唱著詩歌“想主的十字架”，流淚送了一程又一程。在路邊造房子的外邦人都停下來，吃驚地看著說：“這是什麼人？”眾人送出大約五、六里路才含淚而別。

主內肢體間生命的愛是何等的真實，何等的聖潔！超過人間的血統，遠超世俗的友誼！

蔣世光到家不足一個月，就有電話來說，那裏遭遇了環境(試煉)。及至見面後，他們說：“主真是活的！沒有那一次，我們這次都不要耶穌了。又是手銬，又是電棍，可我們禱告求主加添力量，一點也不怕。”

在 J.K.教會有位曾弟兄，一家三代都信主。正聚會時，被公安用手銬帶走四個人。當他們被抓走時，群眾四圍一片呼聲：“你們當官的，不抓壞人抓好人！”但那四位弟兄在警車上高聲唱出凱歌：

我不為自己活，我要為主活。

把主帶進萬人的心，

點亮萬家燈火。

.....

他們越唱越有力量，主與他們同在。雖然在公安局被打，傷勢很重，但他們為主受苦，甘心樂意。總共被關了 40 天，弟兄們一面背十字架，一面在苦難牢房裏傳揚福音。曾家的老奶奶看著兒子受苦，仍然堅定地說：“我不痛苦。感謝主耶穌！沒有耶穌，沒有幸福！”

從 1993 年直到如今，蔣世光與同工們一直在福音禾場上傳揚主的救恩。他們一次次出去，走遍江西省贛州市的兩個縣，把生命的種籽到處撒播。流淚撒種的，必要歡歡喜喜的帶禾捆回來。現在 G 縣已建立 38 處教會，N.K.18 處，S.C.6 處。弟兄姊妹們一禱告，海島肢體的心都甦醒了。

他們說：“主啊，我們的人生太苦了，但我們盼望在祢國度裏與祢同在。”

如今，J.X. 大地的福音都是他們自己在傳，而同工們去，不過是栽培工人。這僅是剛剛走了個開頭，還需要神興起大量的工人、話語的執事。神要呼召這個時代的青年人，擺上自己，作最後一小時的工（太 20:1-16），迎接天國君王得榮歸來！

神的恩膏一直帶領祂的僕人蔣貽慶和他的一家走在這條生命的路上，滿了恩典的脂油（詩 65:11）。他們願意和神的眾兒女一起，將餘生的光陰再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繼續帶領，向著得勝的標竿直奔（腓 3:13）。